

143

96A

皇朝蒙求

山下直温著

上

004397-001-1

143-96

皇朝蒙求

山下 直温/著

上

M14

ACE-0887





山下直温著

# 皇朝蒙求

明治十四年  
六月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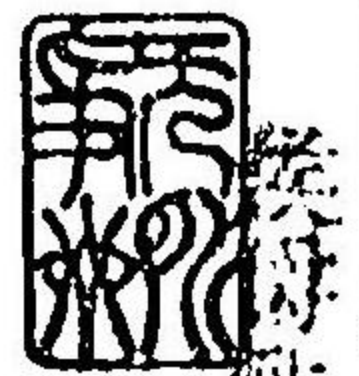
山下氏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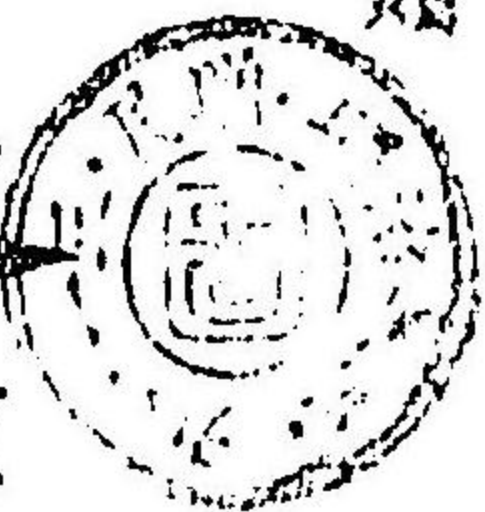
特32  
18



皇朝蒙求序



送野田忠真君贈



今茲辛巳三月。五十嵐子敬携一部  
書題皇朝蒙求者示余曰。此吾師山  
下仁里所著也。仁里自幼至老。精神所  
寓。屢欲梓行。不果。近者或人竊取為己  
著。將刻之。其子叔洵訟於官。得伸理。遂

皇朝蒙求

序

山下氏藏板



山下直溫著

# 皇朝蒙求

明治十四年  
六月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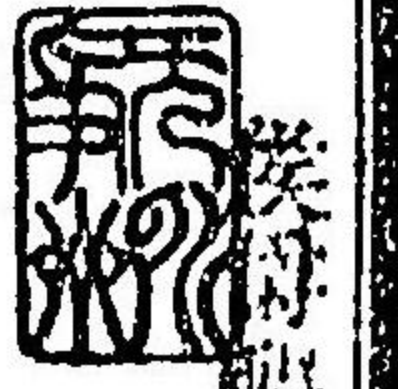
山下氏藏板



特32  
18  
143  
96



## 皇朝蒙求序



英府羅國忠重寄贈



今茲辛巳三月、五十嵐子敬携一部  
書題皇朝蒙求者示余曰此吾師山  
下直溫所著也仁里自幼至老精神勇  
寓屢欲梓行不果近者或人竊取為己  
著將刻之其子叔洵訟於官得伸理遂

皇朝蒙求

序

山下氏藏板

英府羅國忠重寄贈



鏤版工竣。請幸賜一言。余聞之。未及披卷。慨然曰。余可以序之矣。夫其精神所存。心思所積。五十幸之久。藏於篋笥。又殆被他人攘奪。而幸發覺。若促刻以公世者。窮極而通。晦極而顯。若天意存者焉。余可以叙之矣。及披卷讀其

自叙。覽其標題。然後報然曰。余何足以序之。端緒識段錦一斑。窺全豹。仁里之自序。命意超卓。議論精確。而文章尤渾厚。非余之所能及也。矧其標題對仗工妙。如天造地設。不可移易。由是推之。仁里人品之高。學問之優。出於尋常。



萬々矣。蓋隱君子也。夫人之有德有文，猶美玉雖韞於石中，未有久而不顯者也。仁里潛修晦養，而肆力於著作。如此書，以吾邦二千年間史籍約之於厘々三卷中，韻語既便於童習，而其註又雅醇可誦，較諸世之割裂成編，網

一時之利者，不啻霄壤之別也。吾知此書之出世，爭先購之，或授諸子弟，或用諸學校，不出數月而遍行於海內也。如是乎仁里積年之苦心，得以白于世，而其名亦由以大顯矣。此則天意之所使然，豈區區鄙言之所能輕重也哉。余何



皇朝蒙求 卷一 邱濬片  
足以序之。遜謝不敢。子敬固請不已。乃次第其語。以為之叙。是舉也。叙洵能耐紛難。以成父志。子敬奔走。以助以酬師恩。皆可附書也。

明治十四年六月 敬字中村正直撰



自叙

我東方於西土也。其國雖小。人材衆多。何讓於彼。而世謂無聖賢。不亦謬乎。神武之伐。則黃帝涿鹿之戰也。仁德之室。則唐堯茅茨之宮也。顯宗之牧。則虞舜歷山之耕也。孝德之詔。則成湯罪己之語也。天智之誅。則周武牧野之役也。其餘應神以上。十六世俊哲文明。莫不聖賢。都俞大行於朝。時雍遠被於野。以仁以禮。薰陶賢英。上下千年。濟々輩出。補衮衣。整天綱者。各伸其力。以左右之。武尊用兵。妙若太公。田村攘夷。速若南中。武內執政。久若伊尹。鎌足定策。功若周



公此四人皆賢也。降至延天間，文風大振。管公自儒家登台輔，百官彬彬，朝野向文。善行清行，良香長谷，雄淳茂文，時匡房時棟之徒，相尾而出。斯文之盛，萃於一時。清和以還，源平二氏翼衛社稷，義家發名於前，重盛垂德於後。及源二位崛起於豆也，謀臣勇士職不乏人。一變天下，權歸武弁。泰時之仁，時宗之義，能轉父祖邪惡，以延九世祿命。且夫源義經臨機應變，韓白之流也。楠正成鞠躬盡力，孔明之亞也。此二人用兵遠出古人，百戰百勝，未曾敗衄。於武事可謂集大成也。治承而上，偏於文；而下，偏於武。偏文則柔

偏武則剛。剛則外寇不至，柔則下臣弄權。弄權猶可也，寇至則殆矣。由是觀之，與柔也。寧剛與文也。寧武大凡我之於兩間，最爾國而獨立東海之表，不受外國之壓者，非武之力乎？前之文，後之武，適時之宜，以守其國，非有聖賢不能矣。嗚呼！當世之弊，學者必謂堯舜之世，俗子多，說慶長之事，詳於彼，略於此。暗於古，明於今，遂謂無人材，非無也。不知也。余欲嘗矯之，及讀日本史，抽出其要，以作皇朝蒙求。于時天保元年春三月，山下直溫識。



凡例

一 父幼時在東都好讀本邦野史每得佳對抽書以置箱中積久為二百餘對三十一歲承乏儒官移家白河借堀江氏日本史見之因又得一百餘種而又博取於野史以倣李氏蒙求數云

一 我邦以神道開國而中世以還永言之風盛行流文弱援之不可不以武是以卷首揭以神武開國而中卷以人丸歌聖下卷以賴朝開府竊寓寬猛相濟之意焉及至大尾乃顧其始以明德定一結之



一李氏蒙求之步韻也。自上卷至中卷之末，上去入之間，插入平聲，而下卷則四聲井然，蓋爲諷詠之間始緩而終急，歟。上中下之際，割用一韻，要脈絡貫通也。

一四十九年前治下醫人道伯，適上毛桐生友石原丈二，丈二有志之士也，乃語以父所著書，丈二欲上木之，以公於世，將成有故不果。

一安政五年，父年六十有三，恐上木之事不遂，與僕議刻活版，版殆將成，及四月十日，風眼失明，經七旬，病少間而不能見日月之光，使僕在側讀之，文

有不可，且筆且削，僕手印刷上卷，時假兄脫家，乃被削白河藩籍，流離輾轉，養老父十餘年，明治以來，王澤洽，及家計漸足，未遑謀上木，十二年八月，父年八十有六，遂沒，今春以來，頻起風樹之感，緡遺稿，先校此蒙求。

明治十三年十一月

男 山下直太郎識



皇朝蒙求卷上標題

磐城白河山下直温集撰

人門

乘附 倬

全

田村素軒

校

堀江方敬

男

山下直太郎再校

神武開國

仁德惠民

宗政瞋目

和氣斷筋

師道不類

義秀絕倫

真根伏劔

忠光嵌鱗

經基王孫

鎌足藤祖

義仲粟津

盛綱藤戶

紀寬書紳

宗行題柱

弁慶累騎

景時逆櫓

但馬矢截

全村手鏃

實朝歌識

具平文宗



經高第一	直家無雙	靜真重塔	為輔屏風
親房孤城	顯家遠鎮	瓜保牌字	押勝官印
春津玄豹	夏井疲駿	名和勤王	結城歸順
波多勵色	兼家急裝	惟規中有	永綱西方
楠母訓幼	仁妻代郎	光村務面	高重扶腸
高經契然	忠通自若	師泰茶鐺	義滿金閣
宗隆貫扇	資氏射鶚	藤衛賈誼	丹波扁鵲
高女五物	永福四悲	仲綱捕蛇	源光墜鴟
善男燒門	武時射祠	明遍真遯	嚴融好為
政村遺老	師輔長者	高元取甲	嗣信蔽馬

賴遠犬耶	資名畜也	孝道麥飯	朝成鮎鮓
信光即死	長重重名	俊成大體	良基一清
祐清慷慨	道蘊忠貞	雨公降雨	櫻町愛櫻
晁鑒不還	野篁達竄	將平知命	正家有幹
當道肅如	雅定蕭散	嘉智過膝	忍坂凝腕
景高薄城	忠綱亂流	直賴甚壯	朝盛深憂
蟻王遠至	俊寬獨留	當麻角力	曾我復讐
行秀發舟	玄賓滅跡	隆賴上頭	季方甲席
蝦夷二陵	入鹿雙宅	純友狼戾	義朝悖逆
小碓拓地	桓武定都	義昌解縛	實世請誅



辰爾印帛	輔親得珠	明雲兵厄	延光心符
信長窺井	通憲鑑水	覺猷戲畫	微妙賤技
伊企餒醫	光綱還矢	宗盛偷生	恒良取死
生西火牛	賀陽木童	廣有射鵠	直貞殺熊
朝親長面	時棟重瞳	景季約纒	義經取弓
維茂水禽	義家野鴈	師直濫虐	和田輕慢
崇德屢夢	仁賢善諫	希世震死	廣嗣世患
氏範奪斧	山田叩扉	光季守節	高綱見機
王仁國秀	成信日輝	道長踏面	教通拂衣
香蚊抱頭	千任縮足	廣常據鞍	朝雅納局

賴信宥盜	經成理獄	保忠炙餅	宣時秉燭
秋津舞蹈	周光扶升	文時一等	弘高五層
鳥部搖竹	阿新滅燈	公任新月	近衛厚冰
直幹申文	俊憲作序	基實妙年	時村遐舉
賢子狹衣	紫女源語	顯輔領袖	覺舜機杼
武能反取	時光止還	淺原犯闕	安倍閉關
登蓮衝雨	能因晒顏	越前額面	備後眉間
國清狐皮	賴定船路	鞞繪拗首	伊賀折樹
博雅好事	蟬丸隱趣	乙若從容	舉周驚懼
清寧髮白	應神肉高	武則違拜	正通遠逃



書主究技 福依致勞 秀鄉識鑒 忠度風騷

公教楚々 有智寂々 經信回船 保昌吹笛

膳臣虎皮 盾人鐵的 信連爲囚 則祐混敵

友則詠雁 長能惜春 成務表界 崇神經綸

皇朝蒙求卷中標題

人丸歌聖 美材草神 將門變體 圓心分身

高氏險猾 定賴緩怠 光基易旗 齊晴遊海

兼忠語讐 永觀非罪 佐藤投局 脇屋解鎧

諸葛按劍 清行獻書 齊名卧病 義忠屏居

國夏投靴 菟道讓魚 兼光折獄 朝綱傳譽

篠塚卧船 長生負櫃 聖德寄書 時宗斬使

工藤三士 豫州七騎 朝台慙顏 安世勵志

藤房龍馬 兼明菟裘 義遠伉儷 賴春綢繆

卷雄殺狐 縣守斬蚪 資朝贈犬 實基返牛

師光裂口 具滋飲血 齊信協律 家村中節

遊夜落花 靜女白雪 清友魁偉 真人高潔

經正琵琶 英明擯柳 顯雅非舞 信通在行

内侍嘆繪 師子焚香 成親負寵 高時如狂

足利寶劍 普光神璽 春道逸人 閑雄進士

賴宗一遇 貫之特旨 文忠定律 舍人撰史



皇朝蒙求  
隱君來元 麻呂友稽 美德小隱 黑人幽棲  
隆國非馬 佐理似泥 兼遠託孤 賴政賜妻  
義光錦旗 朝村乾箭 大友始詩 顯宗設宴  
廣元廟謀 師賴釋奠 市允吹策 爲明索硯  
諸兄浮橘 管公飛梅 三守解劍 良相引盃  
賴豪變鼠 義平爲雷 有章逸群 逸執秀才  
野見利人 守屋燒佛 俊家擊欄 隆綱抽筆  
康秀近俗 遍昭少實 紀氏愛梅 衆樹題橘  
公忠禽味 良香鬼詞 顯隆學詩 國守停醫  
俊賴四德 玄慧三蓮 袈裟濡髮 阿虎披緇

皇極仰天 三條拜斗 隆光色莊 能宣自負  
宗清不赴 氏經善守 正成湊川 義興矢口  
敦基應聲 忠岑致辭 輔仁風采 松影摸楷  
侍從待宵 加賀伏柴 幸氏引衾 公曉伏階  
公相寡恩 忠實偏愛 親信非子 源番無妹  
義宗扇幟 氏直花隊 淑人寬恕 善繩恬退  
直冬抗父 義時弑君 無官青葉 北方叢雲  
忠平夷曠 在衙恪勤 嗟峨薄葬 白河尚文  
宣耀古今 廣幡萬葉 爲朝偏長 教經雙挾  
實方擲枕 定家批頰 敦賴褫衣 永平啣鬣



淨海回日 新田退潮 寬蓮金枕 西行銀猫  
秀衡三世 武内六朝 家貞齋伏 利仁作橈  
河野陶器 清公藥餅 師仲破櫃 北山設穿  
時房歡謔 義懷馳騁 顯友造橋 伊通陷井  
融好遊樂 順嘆沈滯 範滿縛足 忠景寘髻  
賴長要君 伊周射帝 少貳強膽 時政姦計  
高倉愛楓 宇多賞月 兼盛整冠 隆俊正笏  
重光慰魂 貞能收骨 華山剃頭 天武蓄髮  
冬嗣建學 真備起家 重忠負馬 良近扼車  
廣成鹽梅 滿仲爪牙 盛親嗜芋 隆尊拗花

長君鬼神 照子兄弟 古丸長篇 道風奇體  
良房籍田 泰時定禮 深覺法藏 寬快供米  
賢秀不瞑 伊勢可用 赤染怪問 勾當號慟  
濟時紅梅 忠盛醋甕 空也自足 蘭筥屢空  
直實投書 基行易籍 兼秀納庭 貞顯金澤  
皇朝蒙求卷下標題

賴朝開府 兒島白木 山陰放龜 高家刈麥  
正行記壁 貞滿攀轅 巨勢畫馬 空海題門  
宇野忘讐 金澤感恩 泰家覆血 信賴捫痕  
實盛染髮 宗廣切齒 範國不同 聖秀相似



信隆養雞 基氏切鯉 知康慙恚 道隆貪鄙  
某僧捕魚 公助受杖 義連射場 清氏杉棒  
長方名士 兼相良相 了俊家訓 忠臣詩匠  
政子雞晨 二位魚腹 成方佯免 明宗畏縮  
俊基竊裝 時平鮮服 新羅嗜望 棲運蹴鞠  
直義截袖 大介揚鞭 俊長梅隱 貞保絃仙  
常胤絕口 忠文警眠 師時好內 實資易賢  
千葉踰笠 三浦齧友 宗輔馴蜂 時能使豹  
致忠中柱 吉平覆酒 俊綱可忘 通基誰咎  
大塔齧刀 尊良纏欄 實政僥倖 資明姦詐

行綱反覆 宗繁饑餓 文雄論門 景能說射  
敦周苦思 節信大忱 行親投馬 景清斷綴  
賴光鬼窟 忠常人穴 久米失仙 隱者惜別  
一條脫衣 淳和省庖 保胤解帶 隆家釋袍  
知盛冷笑 常澄大嘲 壬生失望 加茂息交  
松尼糊紙 周防乞枕 貞盛一眄 家忠三飲  
師義恩深 泰村驕甚 清女褰簾 式部摻衽  
直綱辭職 重能偽詔 飛驒自開 川成相報  
惟方中媒 信義雙調 亭子適宜 貞宗得妙  
成衡藏書 國雄負笈 吉野悔恨 古嗣沾濕



喜撰秋月 猿丸紅葉 正儀先謀 雅信默習  
家安不去 康長何難 維威櫻梅 重衡牡丹  
齊賴模骨 政家刻鞍 俊賢已拜 圓昭悔彈  
神功遠征 寬元默禱 以言風月 維時花艸  
三寂遁世 七叟嘆老 爲長重器 光賴至寶  
有仁易俗 三船定謚 範俊竹人 匡衡犬字  
能信謹言 實賴卓議 土肥不離 宗任無貳  
小角鐵鉢 浦島玉匣 長清矜式 義信爲法  
寂蓮難能 頓阿無怯 資仲請改 有國承乏  
爲憲一囊 賴業二經 景繁給事 義綱所聽

廣相橫看 道隆警醒 田村喜怒 細川賞刑  
則明事體 敦重才限 黑主攬筆 兼好艷簡  
琳賢銘心 爲時在眼 文貞哀龍 小松冠冕  
晴明忽駭 泰親馳奏 眞田搏仆 定禪返鬪  
清輔尚齒 善行賀壽 師房偶合 淳茂邂逅  
賴綱尸祝 仲業文墨 兼平模範 盛嗣徽纒  
行家精技 良忠多力 延喜温顏 天曆慙色  
爲隆取疏 俊明却金 歡子觀雪 小督彈琴  
藤綱節用 時賴厚心 讚岐絕唱 法然德音  
範永錦囊 顯季畫像 建春宿因 上東存想



朝光誤言	惟義要賞	景政集目	誠信徹掌
業平菱花	匡房明鏡	義詮決死	丹三致命
音人易字	宗景改姓	賴忠布袴	行成漆柄
忠顯覆魚	高光賜櫛	賴實促命	家隆亡室
百川勵聲	兼通力疾	延元不競	明德定一
堂々日域	濟々君臣	聊收萬一	以繼古人



皇朝蒙求卷上

磐城白河山下直温集撰

神武開國 仁德惠民

神武未皇諱彥火火出見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子也母曰玉依姬以庚子歲生生而明達年十五立為皇太子是為人皇之始也帝年四十五在日向高千穗宮時東國未平乃與諸兄皇子起師征之備

門 乘附 倬 全  
 人 田村素軒 校  
 堀江方敬

男 山下直太郎再校





舟楫蓄兵食帥舟師東下討八十集帥長髓彥及諸賊斬之中州悉平元年辛酉春正月庚寅朔奠都於大和攝原即天皇帝尋平群兇詔祭皇祖天神帝巡幸登腋上嘽間丘望地形曰美哉國乎似蜻蛉之銜尾由是始有秋津洲之號帝在位七十六年崩壽一百二十七

仁德天皇諱大鷦鷯應神帝子也母皇后仲姬都攝津難波謂之高津宮宮室不聖務從節儉一日帝登臺眺望人烟不起以爲百姓窮乏家無炊者即詔除課役宮垣頽敗無所營作比及三年五穀豐穰百姓

殷富帝復登臺見炊煙盛起喜咏和歌顧謂皇后曰朕已富矣復又何憂后曰今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帝曰君以民爲本衆庶之富即朕之富也在位八十七年崩壽一百十歲帝明睿寬仁恭儉惠民政修年豐海內清平及至季年二十餘年間未嘗刑一人

宗政瞑目

和氣斷筋

長沼宗政小山朝政弟也建保初有人告畠山重忠子僧重慶謀不軌源實朝遣宗政往捕之斬首來獻實朝讓之曰重忠冤死可憐矣今其胤爲變虛實未



可知我遣汝收之，卽斬之何？宗政瞋目曰：彼髮反跡已明，所以不生致者，恐將軍聽內謁宥之也。將軍詠歌蹴鞠廢棄武備，重婦女輕戰士，諸沒官之邑舉與之嬖妾，故先業將墜矣。實朝怒禁其朝從，無幾得解和氣清麻呂，備前藤野郡人也，爲人抗直，高野天皇嬖幸，弓削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大宰府神官阿曾麻呂託神勅上言曰：令道鏡卽皇位，則天下太平。帝令清麻呂詣宇佐奉幣，臨發道鏡見清麻呂盛氣語以阿曾麻呂之言，且曰：使予登祚，以卿爲台鼎，不則有死耳。乃至宇佐祝禱，通宵復命曰：臣親受神勅，神

云：我邦開闢以來，皇統一姓，道鏡何者敢覬覦神器，大逆無道，帝默然。道鏡奏曰：清麻呂妄言不敬，卽解其官，更名穢麻呂，斷脰筋流于大隅。光仁帝踐祚，竄道鏡於下野，清麻呂遇赦還京。

師通不類

義秀絕倫

藤原師通，關白師實子也，性豁達，好學不倦，博通百家，兼工篆隸絲竹。從大江匡房受經史，就源經信學琵琶，有出藍之稱。嘉保中，代父爲關白，叙從一位，好賢愛士，進文學之士，黜勢利之徒。嘉保永長間，天下肅然，匡房嘗稱曰：望公雄威姿容壯麗，殆不類本朝。



人恨不令外國人見之也。世稱後二條關白、和田義秀、左衛門尉義盛子也。驍勇趨健、膂力絕倫。源賴家嘗遊小坪、聞其善泅、欲觀技、令入海、深沒不見。頃之、掖三鮫魚而出。及義盛侵幕府、排門力戰、搏鬪勁強如神。當其鋒者、莫不殞命。和田門族死亡略盡。獨以五百人航海走安房、不知所終。

真根伏劍

忠光嵌鱗

真根子者、武內之人也。應神帝元年、武內宿禰在筑紫、以讒獲罪、帝遣使殺之。真根子說武內曰、大臣誠忠奉上、天下所共知也。今爲大臣計者、當詣闕自懇。

不能回照而死未晚也。人言僕貌肖大臣、請以身代焉。伏劍而死。武內感愴、慟哭潛歸、訴寃事、終得解。藤原忠光、忠清子也。事平宗盛、及宗盛滅、潛匿民間。建久三年、賴朝創永福寺、忠光以魚鱗嵌左目、佯爲眇者、廁役徒中、圖刺賴朝。賴朝異其形狀、命左右收縛、獲匕首於懷、因詰其狀、曰、吾是內大臣宗盛之臣。藤原忠光者也。欲爲平氏報仇耳。鞠問黨與、曰、同謀。唯有平盛嗣前、匿丹波、不知今何在也。自就執、絕飲食、月餘、遂命斬之、梟首于六浦。

經基王孫

鎌足藤祖



源經基親王貞純長子也親王清和帝第六皇子故稱經基曰六孫王有武略便弓馬天慶中從藤原忠文討平將門未至伏誅又從小野好古討藤原純友累官拜鎮守府將軍叙正四位上天德五年除王籍賜姓源朝臣

藤原鎌足本姓中臣父御食子天兒屋根命之裔也皇極三年拜神祇伯稱病不就退隱三島當此時蘇我入鹿專政覬覦非望鎌足素忠正慨然有匡濟之志與皇子中大兄同謀遂誅入鹿孝德帝即位以鎌足爲內臣授大錦冠白雉五年授紫冠既而中大兄

即位是爲天智帝八年十月有疾帝臨其第就問所欲奏曰臣之不敏生則無益國家死不欲擾百姓如其喪儀願從儉素尋使皇弟大海人就第賜大織冠授內大臣賜姓藤原明日薨是爲藤氏始祖

義仲粟津

盛綱藤戶

源義仲春宮帶刀義賢子也壽永三年奉以仁王之令大舉入京師義仲在京驕恣抄暴上下騷然元曆元年賴朝命弟範賴義經討之義仲使今井兼平根井行親等拒之勢多宇治義經向宇治行親敗而還義仲將挾法皇奔西海東兵已逼乃親戰冒陣義經



縱兵急擊之，義仲又走。義經追躡擊之，且戰且走。縱橫自當，所向披靡。時兼平爲範賴所敗，引兵而還。會義仲於粟津濱，義仲執手喜泣曰：我崎嶇至此，但冀與汝一面，今而死，無復遺憾。既而散卒稍聚，東兵亦大至，四面擊之。義仲兵或逃或死，唯兼平從焉。於是顧指松林曰：僕請拒追者。將軍至彼而決。義仲曰：我必欲與汝同死所。兼平曰：將軍已疲，若隕命於卒伍，豈不污威名乎？義仲乃單騎橫截水田，行時日將暮，馬陷於泥，策之不動，會流矢中其面，眩而伏。馬背遂爲追騎所殺。時年三十一。

佐々木盛綱，源三秀義子也。源賴朝起兵之初，從軍有功。壽永三年，範賴擊平氏于西海，平行盛據備前兒島，範賴聞之，棄舟至藤戶，敵屢揚扇招之，軍阻水不得濟。盛綱先諸軍踰馬徑，涉海登兒島，源軍三萬見海淺，繼涉，遂得大勝。初，盛綱至藤戶，密招漁人，詳問海路，淺深，殺之，滅其口，故獨得先濟云。

紀寬書紳

宗行題柱

紀長谷雄，字寬，彈正忠範貞子也。嘗禱長谷寺生，因名焉。生而穎敏，成童志學，十八受業，大藏善行，良久，或人惡諸善行，沈滯積年，既而遊菅原道真門，宇多



皇朝家範 卷一  
帝欲遣使於唐，道真爲大使，長谷雄爲副。會唐亂而止，嘗書紳曰：靡恃人知，勿誇己賢，須懷誠與慎，以思身之全。

中御門宗行，事承久帝。帝之欲討北條氏也，一戰敗績，東軍入京師。幽帝於烏羽殿，殺公卿五人。納言爲擒，及涉菊川，題逆旅柱曰：昔者南陽縣，菊水酌下流。延齡今者東海道，菊川宿西岸。失命明日到浮島原，作歌曰：今日滿天者，身乎浮島能原耳。來天露能命能，消舞登楚想婦，暮至藍津爲所殺。

弁慶累騎

景時逆櫓

武藏坊弁慶，義經之僕也。英才絕力，加以風流，自與牛若丸鬪，五條橋上，定君臣之分。未嘗少離廷尉左右也。兄賴朝使土佐坊昌俊襲也，使弁慶召，不來，怒掖之，累騎而反。昌俊陳謝三四，廷尉許之。其中夜，昌俊以壯士五十潛來擊，當直七人傷且死。時弁慶在外，聞喊聲疾還，自背奮擊，敵兵敗走。

梶原景時，鎌倉景政之後也。爲人材武，狡獪，有口辯。從大庭景親，敗賴朝于石橋山。及賴朝聲勢益張，就土肥實平而降。賴朝親任之。文治元年，義經將襲屋島，修船攝海濱。時爲軍監，進策曰：請爲逆櫓。義經曰：



何謂逆櫓曰舳艫皆設櫓進以舳退以艫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可進而無退野豬而介者耳義經變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勦敵爲快而已子若爲大將逆櫓千百聽其所爲義經則不欲也衆目笑景時

但馬矢截

全村手鏃

但馬者圍城寺僧也稱後中院善武技以仁王之舉兵源賴政奉王赴南都渡菟水駐軍於平等院既而平知盛重衡等率兵二萬追擊賴政撤菟水之橋以

陣平軍阻水而射圍城寺僧筒井明春單身走上橋桁射斃數人其徒一來法師跳踰明春頭上搶偃月刀以鬪輕捷無比兩軍駭視平軍愈射時但馬左右執刀而立箭左下則左截右下則右截世稱曰矢截但馬

全村者妙觀音因幡豎也有膂力以驍驛稱當後醍醐帝幸延曆寺僧祐覺等集兵勤王建武二年祐覺與僧徒一萬及諸將分討足利尊氏于京師僧徒攻宇都宮公綱於神樂岡敵兵投巨石衆不能進全村背負巨鏃箭而不持弓手鏃洞甲而斃敵軍披靡遂



破之時呼全村曰手鏹因幡

實朝歌識 具平文宗

源實朝賴家弟也賴家被廢政子與北條時政等定議請朝廷爲主承久元年正月行任大臣之禮謁鶴岡祠使秦公氏梳髮拔髮一縷與之哂曰吾遺物也又見庭梅作歌曰出而去波無主宿登成奴登毛軒角能梅余春遠忘奈遂出公卿以下悉從北條義時持劍焉比入祠門稱病作授劍於仲章而歸乃悉屏從兵獨仲章從儀畢揖公卿降階有一人自階側跳出揮刀斬實朝及仲章持其首逃去時方闇黑內外

騷擾不知何人所爲已而有大呼者曰吾公曉也報父仇矣衆始知其所爲公曉祠官僧而故賴家之子也實朝時年二十八明日葬于勝長壽院側不得首以所遺一髮代之時謂嚮所詠之和歌爲之識親王具平村上帝子也幼英敏及長受業于慶滋保胤與紀齊名大江以言友尤善詩歌兼工音律及陰陽醫術諸技藝無不通曉大江匡房嘗曰古今人子能繼父業者唯都在中管原淳茂親王具平管原輔昭而已及薨朝廷特詔罷釋奠宴內議論以其失當時文宗也



經高第一 直家無雙

佐々木經高源三秀義子也治承四年源賴朝起兵從兄定綱赴之賴朝遣北條時政等攻平兼隆于伊豆八牧塞其將堤信遠別居塞北時政使定綱經高高綱襲之經高直自前門入發矢是為源氏討平氏第一矢也信遠揮刀而出經高舍弓交刃定綱高綱繼至遂斬信遠

熊谷直家二郎直實子也年十六從父攻源義仲一谷之役與父向城西門後從賴朝討藤原泰衡軍到下野小山政光逢餉之政光視直家問賴朝曰着紺

直垂者為誰賴朝曰此本朝無雙勇士熊谷直家者也

靜真重塔 為輔屏風

藤原為家中納言定家子也嘗誨人曰作歌之法譬之作重塔始自基址必當留心下句又曰如過獨木橋方其撰思專慎不墜左右晚懶思索故好作連歌兼善蹴鞠龜山帝朝設蹴鞠會為家預焉特聽無紋薰革鞞時人以為榮雉髮更名靜真

藤原為輔左大辨朝賴子也任正三位權中納言嘗曰人應如張設屏風小有屈曲亦以此立而自不失



嚴正若徑欲方正則倒且不作事人以爲德言

親房孤城 顯家遠鎮

源親房大納言師重子也少抱奇才博涉群書興國四年高師冬攻親房于常陸小田城請援於結城親朝親朝不聽既而小田治久叛降師冬親房走保關城明年春親房又贈書親朝請援曰身素爲前朝遺老奉今上于間關受顧命于彌留方據孤城以控八州正平六年叙准三宮聽輦車入宮親房博洽貫古今所著有職原抄求家秘傳元々集神皇正統記源顯家准三宮親房子也仁惠有勇略元弘三年任

陸奧守奉親王義良遠鎮與羽以不關戎事固辭不許帝親書旗銘賜之時縉紳赴任之事久廢缺及顯家出悉依舊儀帝特賜衣馬

瓜保牌字 押勝官印

瓜生保越前人也勇名建武二年應官軍延元々年新田義貞抵于金崎遣弟義助子義顯署近國兵以爲繼援二將先赴于杣山保大饗之亡何據城拒義助義助義顯還于金崎保從足利高經高師泰圍之而悔悟密求同志者會于都宮泰藤天野政貞論諸將旗號以新田氏二引爲右保隔牆聞之心竊喜



焉往來締交甚得歡心因告以密計時圍城日久將士多逃師泰憂之設關諸路以符出入偽請曰欲遣卒于杻山輸馬藹師泰命書木牌曰卒百五十人宜許過關密削牌面字改書三百人存師泰印與泰藤政貞俱出關入杻山與弟義鑑等擁脇屋義治爲將建旗飽和祠前明年春與諸弟援金崎軍不利戰沒藤原仲麻呂左大臣武智麻呂子也爲人敏警略涉書記寶字初爲紫微內相嬖幸握政威震內外廢帝卽位以爲太保且勅曰仲麻呂晨昏不忘恪勤守職惠民之美莫美於斯宜姓下加惠美二字禁暴勝強

止戈靜亂故名曰押勝時僧道鏡新得寵太上皇眷愛日渥押勝懼其奪己寵諷太上皇爲都督兵事使請管内兵士每國二十五人五日更番簡閱武藝乃私倍其數用太政官印徵諸國兵士聚諸府下謀誅道鏡幽太上皇旣而事發覺伏誅

春津玄豹

夏井疲駿

藤原春津左大臣緒嗣子也風資美麗清警寬雅家世貴顯貨財甚富居宅營構最務鮮華而性寡欲不營世利唯馬是好養閑里第不肯出仕無識其志者帝戲語左右曰是南山玄豹也



紀夏井美濃守善岑子也。身體雄偉，眉目清朗，爲人溫雅，又有才思。文德帝聞夏井名，召見夏井，衣履踈弊，左右嗤之。帝曰：「是疲駿也，非汝等所知。」遂有殊寵。名和勤王，結城歸順。

名和長年初，名長高伯耆名和人也。父曰行高，長高勇健善射。元弘三年，帝與源忠顯潛出隱岐，至名和港，忠顯就長高宣旨，託以時事。時長高聚族燕飲，猶豫不答。從子長重奮勵之，乃護駕至船上，山伐木爲塞，裂布作旗，畫近國諸將徽號，以張疑兵，大破賊兵。於是近國將士望風來集，遂遣忠顯恢復京師。帝製

文及歌，以述勤王之功。曰：將以垂示汝，忠于後代也。任左衛門尉兼伯耆守，賜名長年。

結城親光，上野介宗廣子也。元弘之役，以北條高時命從大佛高直攻赤坂，破之。親光素驍驍，善戰，加部兵精強，戰之勝敗，固繫其去就也。而親光自知順逆異勢，就赤松則村歸順。帝恩遇甚渥，稍參與政務。

波多勵色 兼家急裝

波多忠綱，不詳其世系。和田之亂，與三浦義村爭功。北條義時心黨三浦，乃引忠綱於無人處，軟語諭之。忠綱勵色曰：「士之執兵，赴敵必死，不顧亦爲身後爾。」



有賞則受安肯讓人乎將軍問金子家忠家忠曰赤甲而騎驄者一先破賊終以忠綱爲首功  
藤原兼家右大臣師輔子也天祿中超兄兼通爲大納言兼通憤悶就圓融母后謀爲關白初兼家女超子入冷泉上皇宮生三條帝兼通亦欲以次女詮子入掖庭貞元二年兼通寢病兼家料其不可起急裝入朝兼通聞之大怒輿病朝讓關白於左大臣賴忠降兼家爲治部卿兼家怏々不樂作長歌哀訴于帝兼通薨賴忠爲奏拜兼家右大臣詮子亦遂入宮生一條帝

惟規中有

永綱西方

藤原惟規越前守爲時子也臨終僧在枕上演中有之說勸正其念惟規曰中有如何曰似向昏暮獨迷曠野又問若是曠野乃有艸木秋色百蟲亂鳴者邪曰應有爾曰中有亦好僧自失去

藤原永綱爲人穎敏貞應宮省郎內侍內外相更之際時方秋候一內侍看直廬前楓樹曰向來此樹纔有一枝催紅已覺秋色之至今日早辭不可復認一即舉首問何方之枝永綱在側曰定是西方

楠母訓幼

仁妻代郎



楠正行母不知何氏女也。正成拒足利尊氏于兵庫也。預知事不濟，至櫻井驛，召正行，遺訓討賊。時年十三，正成戰沒湊川，尊氏函送其首。河內正行及母相視，慟哭。正行悲不自禁，入後房袒，將自殺。母固止之，泣諭曰：「諺云：『梅檀之芳，自初生兩葉。汝雖幼稚，正成之子，何不思流芳百世而令徒自殺乎？且諫且怒，而奪其刀。』」正行大哭而倒。爾後父命母訓刻心銘肝，且暮志復讐。

仁田忠常妻不知何氏女也。貞而守信，閨門之中，琴瑟好合。忠常嘗卧疾殆不可治，妻自作願書，禱之三

島神，請以代。即數日而忠常復常。其後妻自江尻泛舟將赴三島，中流怒浪覆舟，遂溺死。

光村勢面

高重扶腸

三浦光村，土佐守義村子也。自幼侍將軍賴經左右，甚被親愛。北條氏廢賴經，送至京師，臨別，歔歔不勝。陰圖滅北條氏，屢勸兄泰村。泰村猶豫，方是時，流言嗷々，事頗泄。北條氏急命安達景盛攻泰村，泰村不得已，出兵拒戰，不克，逃于法華堂。光村別率兵，在永福寺。既而府兵追躡，光村走入法華堂，追兵大至。三浦黨拒戰，移時，兵疲矢盡，宗族列坐，賴朝像前。光村



意氣奮勵、慨然歎曰、將軍至鎌倉日、若州從禪定殿下、密旨速舉大事、則一門當盤據政府、光榮及子孫、若州不果、身死家亡、爲天下笑、悔何可及、乃拔刀、務面問人曰、我面猶存乎、遂自殺、

長崎高重、勇武絕倫、仕北條高時、屢有功、高時之敗也、諸將皆散、高重釋幟內刀、混入敵陣、欲刺新田義貞、有識之者不果、大呼自名、奮擊突戰、僅以身脫、時高時已與左右行酒爲訣、高重徑入、快飲者三、傳之攝津道準、而自屠、抉腸出之、道準笑曰、好下物、因滿酌盡半、以傳諏訪直性而死、高時乃自殺、從死者凡

六千八百餘人、

高經超然

忠通自若

足利高經、二郎家貞子也、建武二年、與族兄尊氏同反、遂陷京師、初高經、割與家臣食邑、收所在寺社封戶之半、僧徒激怒、奉春日、神木、置高經宅前、訴之後、光嚴帝詔納之、於長講堂、而廷臣咸憚高經、無敢言者、既而怪異屢見、尋其家火、資財蕩盡、超然不以爲意、隨燒隨作、制度倍前、無幾罹禍、時人以爲神譴、藤原忠通、關白忠實子也、父特愛幼子賴長、而惡忠通、奪其朱器量盤、而授賴長、又多奪其宅地莊園、唯



餘備前米邑已忠實以爲必懷恥屏居而忠通不以爲意神情自若朝參如故爲人謹厚喜怒不形夙好和歌風格高古至其秀逸殆有人麻呂之風云

師泰茶錨

義滿金閣

高師泰武藏守師直弟也爲尊氏侍所攻楠正儀營石河積大行劫奪掃部寮及寺祠香火邑悉收而奪之又取浮屠相輪鑄爲茶錨軍士多倣之凡和泉河內所在浮屠莫不破毀者師泰威權不及兄而其凶虐過之

足利義滿將軍義詮子也正平二十三年代父任征

夷大將軍時年十三構邸室町多種名花時人稱曰花邸又曰室町殿弘和中爲淳和院并學院別當源氏長者遂遷任太政大臣後辭官削髮號天山道義時年三十八建第平安北山作三層閣以板方一丈二尺爲床金飾之以自娛不入朝治事吏抱文書就呈署世或比之賈似道西湖第

宗隆貫扇

資氏射鸚

奈須宗隆太郎資隆子也文治元年從源義經西征八島之役日晡各收戰忽見平軍裝出小船船首植長竿竿頭揭扇扇畫紅日宮城粉黛明媚衣裳鮮絢



亭立其後，義經不曉其意，詢之。後藤實基實基曰：彼蓋以美色誘，欲暗弄公，請射之，以折其謀。義經因擇善射，有人薦宗隆。宗隆固辭不許。時風烈，船蕩，扇影不定。宗隆勒馬默禱，頃之，放眸，風浪稍靜，彎弓射扇，斷其扇眼，翩翩舞空。良久而墜，兩軍賞聲震海。本間資氏相模人也，騎射絕倫。新田義貞拒足利兄弟于和田崎也。海陸相持，執弓躍馬，謂曰：聞公多載津妓，有所獻以佐酒，注箭而發，適有鸚鵡攫魚而舉射之，斷其隻翼墜敵舟中，魚猶在握，使問其名，答曰：鄙人姓氏素莫聞，請敢以一矢納名。矢飛六町餘，鏃貫

船板，着敵甲，箭筈鏤姓名。敵兵傳觀，莫不驚異。資氏呼曰：亡矢可惜，有返射者不達，舉軍開笑。

藤衛賈誼

丹波扁鵲

藤原衛，左大臣內麻呂子也。幼而喪母，哀慕感人。七歲入學，以文章生登第。人比之漢賈誼，出爲遠江守。政寬民服，入爲式部少輔。論駁不法，不避貴戚。嘉祥中，賜宴於渤海使，妙撰侍臣之善辭令者，衛當其選。賜續命縲，佩之，使客歎其儀範。

丹波雅忠，典藥頭忠朝子也。世居丹波，繼父祖業。蚤有聲譽，承曆中，新羅國使來，曰：國王后有病，聞天朝



有良醫丹波雅忠願得遠假以託診治朝廷不許令  
太宰府報牒大江匡房作之其略云雙鯉難達鳳池  
之波扁鵲豈入雞林之雲自是世稱雅忠爲日本扁  
鵲

高女五物

永福四悲

高內侍高階成忠女也才調耽好詞翰恒言研殘餘  
墨四五寸許剪棄片紙已退秃筆三錢方兄併書冊  
吾所愛惜唯此五物不啻龍宮珍寶

永福門院諱瑛子太政大臣實兼女後伏見帝之母  
也嘗曰世當悲者四曰深志于道者處貧窮也曰昏愚

者多得財寶也曰爲國司者無慈愛之心也曰名高  
乎世而不得位却與賤者交處也此四者可悲之甚  
也

仲綱捕蛇

源光墜鳩

源仲綱三位賴政子也平重盛嘗詣皇后宮典侍迎  
接偶有蛇上座重盛獨見之恐驚女侍以及后便以  
左右手撮其首尾袖掩之徐起呼人仲綱來受而去  
宮內終無知者明日重盛遺馬賞其鎮靜仲綱答書  
曰拜賜謹謝抑明公昨日事何以還城樂哉

源光仁明帝子也賜姓源氏五條道祖神祠有大杉



樹時人訛言有佛現樹上放光兩寶華舉部皆往拜光聞之謂必妖魅所爲乃往樹下避人仰見移時不瞬佛忽變爲大鵠而墜人服其明決

善男燒門

武時射祠

伴善男參議道國子也性忍酷有口辯才幹用事朝廷制度多所詳究政務變通問無不對而善陷害人貞觀初與左大臣源信有隙與子中庸等燒應天門而矯言信之所爲既而事泄使參議南淵年名藤原良繩鞠問之善男爭辨不肯服罪二人詭曰汝子已承服那得獨打善男撫膺曰奴已敗事矣降死一等

流于伊豆

菊地武時肥後人也元弘三年帝幸船上武時與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協謀勤王北條英時聞之召武時武時覺事洩使告貞宗貞經出兵戮力二人疑懼遂斬其使送首英時武時悔怒曰恨爲豎子所欺卽率家兵而出過櫛田祠前馬俄不前曰何物牛鬼敢致沮義兵顧射其龜馬輒前進攻英時不克死之

明遍真遜

嚴融好爲

僧明遍少納言通憲季子也坐父事流于越後旣而召還諸兄亦多爲僧明遍獨隱紀高野山頗疾僧侶



奔競官榮，諸兄勸其出，明遍答曰：吾棄世，世亦棄吾，是遯之全者也。世棄我，我不棄者，巧人也。我棄世，世不我棄者，今之諸名德也。此二者非真遯也。諸兄皆南北之高德也，我不欲以不才廁其間，遂不出。

僧嚴融，甲斐人也，有學匠稱，而甚有忽怒之累。弟子事者，日受罵詈，聞其妹喪，子甚哀，怒曰：既是吾妹也，何乃愚暗，適其家，且罵且諭，曰：生者必滅，何迷謬之甚！妹曰：非不知此理，恩愛忽離，情不可已，乃泣。融愈怒，猛制其情，良久，妹收淚問：人之有忿，不足爲罪邪？融曰：嗔於三毒，固大罪耳。妹曰：師通佛理，爾乃有怒。

邪融不能答，益復怒，起曰：饒汝哀絕好，爲之。

政村遺老

師輔長者

北條政村，重時弟也。康元元年，與北條時賴執權連署，爲陸奥守，攝越後國務，轉相模守。文永中，遷左京權大夫，進正四位下。政村爲人，沈默溫雅，善和歌，縉紳重之，稱爲東方遺老。

藤原師輔，關白忠平子，太政大臣實賴弟也。寬綽敦雅，能容衆。天慶中，平將門反，朝廷命藤原忠文討之，未及接戰，將門伏誅。朝議論軍功，僉曰：忠文亦宜在褒典，實賴獨執曰：疑事不可行也。忠文實無功，惡得。



賞焉師輔曰罪疑從輕賞疑惟重彼既銜命出京而事既平未嘗無遙制之接奈何舍之實賴猶執不聽於是事終寢而不行然時論以師輔議為長者之言

高元取甲

嗣信蔽馬

上山高元仕高師直正平四年楠正行進逼京畿尊氏遣師直師泰等與正行兵戰四條繩手南軍敗績正行奮鬪注目師直時高元在師直軍俄而正行突至高元倉卒不暇擐甲取師直副甲着之從士止之師直曰此是今日代我死者雖萬金名甲亦何愛也顧獎高元遣之高元深感其言遂自稱師直直進入

南軍大戰而死

佐藤嗣信信夫莊司元治子也屋島之役平教經善射矢無虛發進船擬義經嗣信以身蔽其馬矢中胸斃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親臨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奧已委身於君今得代君死死且不朽獨不觀其鏖敵為憾耳義經曰吾滅平族在旬日而不及疇汝勞淚數行下嗣信乃謝而絕

賴遠犬耶

資名畜也

土岐賴遠美濃人也建武之亂屬足利尊氏頻立大



功恃勢驕肆，興國三年，與二階堂行春會射。今比戲馬場，終日劇飲，夜歸路遇光嚴帝，自伏見殿還行春，聞前驅稱警，下馬而伏。賴遠被酒大罵曰：「今時令我能避路者，誰前驅？」曰：「院也。」賴遠笑曰：「院耶？犬耶？」院犬近音果犬則應射之，仍麾兵徒環車射之，折軛斷輻，侵辱而去。直義大怒，遂斬之，六條磧。

藤原資名，權中納言資朝兄也。元弘之亂，依北條仲時。後伏見帝、皇子量仁稱帝于京師，是為光嚴帝。資名管其樞要。三十年，天下義軍並起，仲時敗死。光嚴院為親王守良所獲，資名削髮遁去，逃匿數年歸。足

利尊氏初資名之削髮也，與參河守友俊俱投路傍僧舍，請僧為戒師。資名問曰：「聞得度時有唱四句，師獨何不然？」僧即微誦曰：「汝是畜生，發菩提心。」友俊在側方濯髮，聞之曰：「忍辱出家，甚矣！其被呼畜生也，大笑而止。」

### 孝道麥飯

朝成鮎鮓

藤原孝道，尾張守孝定子也。為樂所頭，嘗詣妙音公師長。公怒其後期，急命左右作麥飯、鱒魚而噉之。孝道是日放浪都下，適大飢，舉皆盡焉。公益怒，命拜伏三千餘回。孝道素健，且加食力，起伏無艱勞色。公搔



頭曰奴已如此吾未奈何公嘗遠行食麥飯鱮魚以爲人之所苦惡莫過此者故令用以爲罰云

藤原朝成泉大將定國子也至中納言中宮大夫體貌醜肥健啖無比常憂肥大謀之醫醫曰節減食用而後治可施時今伏暑先教清涼其中他日往省見二丈夫扛銀盤徑二尺盈水飯於中又一丈夫進大銀盤貯鮎鮓四五十頭以爲分供已又有一人以案捧銀椀二以至朝成前朝成獨下箸七八回飯鮓俱盡醫駭曰如此水飯亦不可療乃逃

信光卽死

長重重名

武田信光太郎信義子也勇敢精射藝通習犬追物流鏑馬之儀與小笠原長清海野幸氏望月重隆並稱曰弓馬四天王初承久之亂率兵將發或曰日凶也宜擇吉信光曰何謂凶曰是謂十死一生曰擐甲執兵固卽死也且出軍以喪禮處之是於我吉日耳乃發

名和長重伯耆守長年從子也元弘三年帝與源忠顯潛出隱岐至名和港忠顯就長年宣旨且委託長年猶豫未答長重進曰士之所重者名而已矣今忝受帝者自託事無成否皆足以揚大名於天下衆皆



奮從乃護駕幸船上山

俊成大體 良基一清

藤原俊成權大納言俊忠子也幼聰慧善和歌常曰歌之佳處在得大體而已不可務爲彫刻也譬諸畫工圖物若唯事丹青則反使人倦要自然有味平居作和歌披古淨衣撫桐火桶凝然靜坐未嘗有惰容及句成雅淡深遠語熟意圓世呼曰桐火桶體嘗奉勅撰千載和歌集薨年九十二

橘良基治部大輔安吉子也嘗歷任五州每罷歸不載資財常教子孫以潔己子在公問治政之要良基

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沒時在原行平賻以絹布乃得殯葬

祐清慷慨 道蘊忠貞

伊東祐清祐親子也賴朝在流也祐清知其非常人私善遇焉祐親將殺賴朝祐清告以避之賴朝深德之及開府鎌倉虜祐親召祐清曰汝父仇視我我猶不問汝德于我我豈忘汝乎曰罪人之子死固其分也豈敢望報辭氣慷慨謂曰公不殺我我必爲平氏射公賴朝曰人之忠而殺之我不忍也欲從平氏則任汝爲之遂奔京師後從平軍與源義仲戰于篠原



死之。

二階堂貞藤，出羽守行藤子也。以才學見稱，薙髮改名道蘊。及北條高時圖廢立，諫曰：「國權東移，殆百六十年矣。威服四海，慶流于子孫，无他故焉。以致忠貞於天朝，而布德惠於下民也。今已執公卿，又欲遷帝王，如天道何？苟使無繫，朝廷何能為？」高時遂不聽。

雨公降雨

櫻町愛櫻

藤原師長，左大臣賴長子也。幼而穎悟，好音律，最長於琵琶及箏。天下大旱，祈請不驗，帝勅師長彈琵琶於日吉社，樹雨立降，衆皆歎異，稱曰：「雨大臣治承初

歷進太政大臣，稱妙音院。

藤原成範，少納言通憲子也。安元中，任權中納言，性喜花木，最愛櫻花。移芳野山之櫻樹，環植於樋口町宅。人呼曰「櫻町」，嘗禱神延花壽，花為不萎者，三七日。帝愛其風流，賜書曰：「櫻町中納言。」

晁鑒不還

野篁遠竄

阿倍仲麻呂，中務太輔船守子也。靈龜二年，從遣唐使西遊，為留學生。性聰敏，好讀書。玄宗愛其才厚，遇之，更名曰朝衡，遂仕于唐。官至秘書監，授左補闕。天平勝寶五年，欲從大使清河東歸，王維、李白、包佶、趙



驛等以詩送之。至明州海岸，將上舟，惜別入夜，仰見海天，以國言作三笠山月歌，且譯漢語，以示唐人，衆歎賞。既而泛海，遇颶風，漂泊安南，不幾，自安南復適唐。肅宗喜其無恙，授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大曆五年正月，卒于唐年七十。實我寶龜元年也。朝或作晁。

小野篁，參議岑守子也。岑守初爲陸奧守，篁從東遊，性好弓馬，歸京之後，不事學業。嵯峨帝聞而歎曰：斯人之子，而爲弓馬之士，豈不惜乎？篁慚愧，始志學，以文章生試及第。承和五年，爲遣唐副使，以才氣與正

使參議常嗣不相下，將發，正使舶水沃穿缺，自取篁舶，換易篁愠，稱病歸。作西道謠，以刺遣唐之役。帝聞大怒，乃竄諸隱岐。在路賦謫行吟七十韻，奇麗優長，人爭傳誦。篁初讀書於下野足利，鄉後人造學舍于其地，所謂足利學校是也。

將平知命 正家有幹

平將平，相馬將門弟也。天慶二年，將門反，武藏權守興世王者，兇險喜亂，應之。說曰：今公取一州，誅也。取八州，亦誅，誅一耳。既背名義，宜大其志矣。且夫坂東八州，所謂天府四塞之國也，可據以霸天下。將門大



悅遂延爲謀主，陷二野，狗武相，凶勢方盛，適有人來，稱八幡使者，揚言於衆曰：朕將讓位於陰子，將門可奏樂來迎。將門再拜受命，自稱親王。將平諫曰：帝王之興有命，不可妄冀，願熟圖之。不聽。後遂敗，世稱將平知命。

正家者，不詳其世系，承保帝卽位，初宮中火，上倉卒出南殿，從官未至，有人走入，徑赴火所，急移御寶，又赴衛陳，引出輦車，輦於階前。上見其有幹，未知爲誰，問其名，便應曰：左少辨正家。上曰：若是辨官，宜備近側。正家素與大江匡房並稱，而匡房以待東宮朝夕

警  
風議上未聞有正家，乃造次具官，上謁，當時稱其機

當道肅如

雅定蕭散

坂上當道，田村麻呂孫，兵衛督廣野子也。任陸奧守，在任有清理之稱，境內肅如，民夷安之。沒後無資，臨於棺殮，所有布衾一條而已。

源雅定，太政大臣雅實子也。久安中，與右大臣實行同日拜相，中納言某赴賀，先詣實行，門外車馬旣已填咽，又營四脚門，乃求別門入。家中陳整士女盛服，以待賀客，意氣甚得，良久實行出接，喃喃謝恩，次詣



雅定門外聞寂入中門廊狗跡作穢不見門者乃請  
人通謁雅定便從謁者出衣服疎櫟直云特來爲今  
日邪作相故多大事何賀邪言貌蕭散無由相慶其  
人乃歎靜躁大殊

嘉智過膝

忍坂凝腕

嵯峨橘皇后諱嘉智子贈太政大臣清友女也資性  
婉順垂手過膝髮委于地帝爲親王納之有寵登祚  
進爲夫人既而爲皇后宮闈邕穆朝野稱之後剃髮  
篤信佛嘗建檀林寺因稱檀林皇后時人以比漢鄧  
皇后

允恭忍坂大中姬皇后稚野也二派皇子女也帝爲  
皇子時納爲妃反正帝崩群臣議奉帝卽位帝固辭  
后適執盥于帝前因啓曰大王謙遜天位久曠群卿  
百僚不知所爲願勉從群望帝背而不言皇后不退  
數刻時方季冬水溢凝於腕帝顧駭扶起曰嗣位重  
事不得輒就然群臣所請事理灼然何遂辭焉后退  
謂群臣曰皇子將聽所請當上璽符群臣卽日捧璽  
符帝遂卽位明年立爲皇后

景高薄城

忠綱亂流

梶原景高平三景時子也一谷之役從父向城東門



源範賴謂景時曰城要害堅固我衆疲弊不可猝拔宜先使新徵兵攻之景時傳令軍中景高聞之曰號令何誤夫臨戰陣不顧親子競先而進者武夫之常也何令新徵兵先戰坐數其功哉挺身薄城門景時帥長子景季等五百餘騎謹躁而進人嘆其勇足利忠綱鎮守府將軍秀鄉之裔也治承中以仁王之舉兵也從平知盛擊王於宇治會河水漲衆皆難涉忠綱進曰我家嘗與秩父氏夾利根川相挑未嘗不亂流決戰今日利在速戰何猶豫爲乃以手下三百騎先渡下令曰上駿者下驚者操於淺而縱於深

其步卒迭相提挈或溺者投弮援之令畢而濟不亡一人

直賴甚壯

朝盛深憂

赤松直賴信濃守範資子也從父在播磨松岡城足利尊氏置酒飲訣範資誠直賴曰我今將殉死汝尚幼且則祐嘗欲養汝爲子宜還鄉里事叔父猶事我不然爲僧薦吾冥福直賴改容曰世間是非兒既粗辨之豈忍目視大人之死而生還耶神色甚壯時年十二

和田朝盛新左衛門常盛子也有膂力練達戎事好



皇朝家範 卷一  
和歌善蹴鞠甚為實朝所親昵祖父義盛之將舉兵也心知其非而不能諫止深以為憂不與其事將為僧避去其夜入謁實朝會月下開宴作和歌上之實朝甚賞之賜數所地頭職拜而出直詣僧舍薙髮遺書於家曰近日之議勢不可中止犯君不忠也遺親不孝也君之與親恩義相埒忠孝不兩全故決意而去

蟻王遠至 俊寬獨留

僧俊寬嘗為法勝寺執行有僮曰蟻王治承元年藤原成親與藏人行綱判官平康賴等謀討淨海數會

議鹿谷山莊事遂發覺淨海流成親於備前竄其子成經及康賴俊寬於鬼界島二年春遭大赦成經康賴得還京而俊寬獨不見赦蟻王自與俊寬辭未嘗仕他思慕之心無時而休聞其獨留思慕愈切乃航海遠至于鬼界島蟻王有兄曰龜王亦仕俊寬初俊寬之在於澱也龜王潛行請以身從俊寬慰諭而不許焉龜王泣涕而還京世稱三忠臣者曰楠正成曰大石良雄而蟻王居其一

當麻角力 曾我復讐

當麻蹶速者大和人也長大多力自以為天下無敵



詣闕請比試，乃命郡國擇其對出雲薦野見宿禰，蹶速乃與野見角力，野見踢折蹶速肋骨，斃之。於是蹶速之地，悉賜野見，廷觀相撲，蓋始乎此。曾我祐成稱十郎弟時致，稱五郎伊東祐親之孫也。父祐泰爲從父工藤祐經所殺，時兄五歲，弟三歲，其母抱屍哀哭，撫其首曰：汝等成長，能報父讐乎？十郎泣曰：兒等何日手斬讐頭？建久四年，賴朝獵于富士野，祐經從焉。兄弟往富士野，百方狙祐經，待夜深，人定，潛入其旅館，而未知其所在。會畠山重忠家士，本多親經至，欲兄弟之遂其志，指教所寢之處。至則祐

經睡熟，時致欲刺之，祐成曰：殺睡人同死者，乃蹴其枕，曰：曾我兄弟來復父讐，祐經驚覺，卽急斬之。尋大呼襲幕府營中，騷擾死傷甚多。仁田忠常鬪殺祐成，僮五郎丸擒時致，賴朝欲免其死，祐經之子泣請殺之，遂斬之。祐成時年二十二，時致二十。

行秀發舟

玄賓滅跡

下河邊行秀仕源賴朝，善射，建久四年，賴朝狩于奈須野，有鹿奔入列卒之中，賴朝召善射者，行秀應選，射之不中，小山朝政射獲之。行秀從狩場出，後獨發舟于那智浦，尋補陀落山，時寄書於北條泰時，泰時



獻之於賴經，周防前司親實讀之，其遜世以後之事，備錄焉。滿座流涕。時天福元年三月也。僧玄賓，俗姓弓削氏，初居三輪，朝野欽其德行，其族道鏡，驕淫滔天，賓甚醜之，滅跡而去。經年其弟子，有故北行，偶見翁於河津，躬着敝衣，蓬髮垢面，熟視知其爲故師，憚人中，而不敢問。既竣事，到前津，乃不復見，問之於人，皆曰：夫翁計食受雇，不取其餘，都無他營，口常誦佛，某月日失所在。按某月日，向相看之時也。

隆賴上頭

季方甲席

藤原隆賴，修理大夫基隆子也。任三河守，嘗勸學院書生集飲，或云今日之會，不問齒序，以才高下爲席。隆賴直進，居上頭，諸人爭之，隆賴曰：文選三十卷，四聲切韻，有暗誦耶，有則斯應，讓耳。藤原季方，仕新羅三郎義光，寬治中，清原武衡家術，據羽州金澤城而叛，義光與兄義家攻之，季方從焉。義家每饗軍士，設甲乙席，勇怯分座，饌亦異之，以勵戰功。季方勇冠三軍，每饗必坐甲席。

蝦夷二陵

入鹿雙宅

蘇我蝦夷，大臣馬子子也。推古帝三十四年，爲大臣。



世稱豐浦大臣及皇極帝卽位蝦夷驕肆日甚造家廟於葛城祭以八佾大發國內并八十部人民豫築二墓於今來其一曰大陵爲己墓一曰小陵爲子入鹿墓及入鹿敗蝦夷亦見誅

蘇我入鹿大臣蝦夷子也爲人暴戾威權過父上下震恐密圖廢帝立舒明帝之自古人而忌皇孫山背王威名令巨勢德將兵襲班鳩宮王逃匿膽駒山中遣人攻殺之於是營甘檮岡雙建父子之宅子男曰王子家門曰宮門環木柵置守兵出入令健人五十持仗又起一宅於畝傍山東以覬覦非望天智帝與

藤原鎌足合謀誅之

純友狠戾

義朝悖逆

藤原純友筑前守良範子也性狠戾無行檢爲伊豫掾任滿不還據日振島具船千餘艘率群盜鈔掠海中沿海郡邑爲之騷然承平六年以紀淑人爲伊豫守追捕海賊賊多叛而降時平將門跨常總間勢動傍近純友誘餘黨應之潛圖犯京師天慶二年朝廷下符教諭不悛狂悖日甚讚岐介藤原國風來攻之不利旣而舉兵討之純友敗走掠土藝周等國又陷太宰府征南海賊使小野好古大藏春實等海陸相



攻純友遂大敗僅以身免還伊豫警固使橘遠保斬之傳首京師

源義朝左衛門大尉爲義子也驍武有勇略任下野守保元之亂應詔赴禁內而父爲義赴白河殿帝以其棄父赴義聽昇殿義朝悅曰武臣赴戰不期生還臣請拜賜而死乃攝戎衣而昇帝用其策白河殿遂陷於是爲義因義朝請降義朝數請以己戰功贖其命帝不聽義朝不得已使人殺爲義其黨皆伏誅平治元年與藤原信賴擊平氏不利走往野間內海依長田忠致止三日遂爲其所殺世曰悖逆之所取

小碓拓地

桓武定都

日本武尊元名小碓命景行帝子也兄曰大碓雙生也小碓性雄傑身長一丈力能扛鼎景行帝二十五年筑紫熊襲叛遣小碓征之時年十六女裝竊入其國殺梟帥諸叛咸讐服四十年出征東夷抵駿河浮島原虜僞降誘令獵焚原圍攻之小碓抽叢雲寶劍剪伐艸莽又鑽燧縱火會大風起烟焰反掩賊軍遂平之自相摸泛海而東海上遇風船將覆沒時寵姬橘媛從白皇子曰海神爲祟妾請以身當之言訖投海暴風卽止得濟至上總轉入陸奧至蝦夷境已殲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山一氏  
群賊悉開拓東國地還至碓日嶺東望懷橘歎曰  
吾孀已矣後人因號東陞曰吾孀國往過近江膽吹  
山中毒霧而病遂薨于伊勢能褒野時年三十帝大  
悲惜詔葬准天子禮號曰日本武尊  
桓武天皇諱山部光仁帝子也延曆十二年築新京  
于葛野郡宇太村十三年冬十月遷都新京十一月  
詔改山背爲山城號新京曰平安二十五年帝崩壽  
七十葬柏原陵帝天資英武內務興作外事戎旅任  
用才雋文武稱職一攘蝦夷而終無東顧之憂整營  
都城而永建無疆之基可謂壯矣

義昌解縛

實世請誅

船田義昌上野人也爲新田氏宰義貞在金剛山軍  
與謀舉義欲得親王護良令義昌乃使裝兵爲艸賊  
夜上葛城峰而自爲亡卒與之鬪山賊望以爲其黨  
來救因合擊生捕數人解縛曰非殺汝也新田殿欲  
獲大塔宮令以舉義汝等欲保首領宜導到宮所賊  
悅曰此易爲耳請縱我輩一人果奉令至

藤原實世太政大臣公賢子也建武二年從親王忠  
房征足利尊氏以功進正二位後直義歸順下議廷  
臣實世建言曰車駕播越百僚流離十餘年於今皆



皇朝家範卷之十一 兵部  
兗豎所爲，今窮迫乞命，是欲藉天威以快私讎耳。宜乘機誅殺，以絕後患矣。左大臣藤原師基等以爲直義歸降，宇內定一之期至矣。帝納之，直義尋復叛，果如其言。

辰爾印帛

輔親得珠

王辰爾者，其先百濟人也。敏達帝元年，高麗遣使貢獻。此時高麗上表墨書烏羽，人莫能讀焉。辰爾蒸而印諸帛，字形可辨。帝大嘉賞，擢爲侍臣。

大中臣輔親，神祇伯能宣子也。繼父爲祭主，任神祇伯。長元七年，使伊勢寶殿松樹間，有光耀，探得碧珠。

還獻，帝特賞，授從三位。諸魚以來，大中臣氏無陞三位者，人以爲榮。九年，叙正三位，性工和歌，其家有泉石之稱，以象天橋立，特高其屋簷，以便觀月焉。世稱其雅致。

明雲兵厄

延光心符

僧明雲，大納言顯通子也。爲天台座主，嘗問相者曰：身亦有兵仗之厄乎？相者曰：有。或謂何以知之？曰：公身故，應無傷害，而今言如斯，是乃其兆耳。及宇治之役，果中流失死。初安倍泰親占明雲二字，曰：明是日月，而下被雲障，不祥。



源延光親王代明子也賜姓源爲天曆帝所任用有魚水之遇帝嘗謂曰相遇如此朕百歲後卿儻有憶耶延光曰天恩無極不可暫忘帝曰時或應思爾豈常不忘哉延光曰千秋萬歲後臣願終身不釋喪以爲刻心之符帝晏駕後遂服終身

信長窺井

通憲鑑水

藤原信長太政大臣教通子也拜太政大臣其未達也偶窺掖庭井見面有公相取鏡自照無前相試行窺井其相如初歎曰鏡近井遠吾拜相自當遠後果如其言

藤原通憲文章博士實兼子也任少納言通憲善解相法一日自鑑流水有劍貫頭之相心惡之相者亦告以不終通憲憂曰奈何而讓之曰爲僧則免然古稀後非我所知也遂薙髮號信西平治元年藤原信賴反是日白虹貫日大驚卽入奏曰將有變速避之直奔南都踰信樂山又見星變知其不免使人生埋已於土中信賴遣源光保索而發之未死斬首梟于京師

覺猷戲畫

微妙賤技

僧覺猷源能賢子也居法輪院稱烏羽僧正好戲畫



嘗作旋風圖，米囊在空中，批糠塵亂，僮在側，遽欲抑之，妙極，駭態。時人傳玩，轉進上皇。上皇覽之，大笑，且歎其工。及僧正朝，問其畫意，便應曰：日者供米至，大風忽起，輕颺囊穀，奴輩騷擾，臣僧傍看，不堪捧腹，戲作此爾。上皇乃悟，令考問倉吏，供米多雜批糠。微妙者，本京師人也。來寓鎌倉，源賴家宴于比企能員，使微妙歌舞，態度妙絕，觀者歎服。能員曰：舞女本良家子，欲訴於幕府，願公親問之。賴家問其故，微妙潛然淚下，曰：建久中，妾父右兵衛尉為成，因讒得罪，竄于蝦夷。妾時年七歲，無何母亦死，妾無親戚之可

憑賴，及年漸長，思慕甚切，而無緣問父之消息。獻賤技于幕府，欲以遂夙志。賴家惻然，滿堂酸鼻。政子亦感其孝志，遣陸奧，至則父既死，微妙聞之，慟哭幾絕。遂薙髮為尼，政子特憐之，厚存撫焉。

伊企餒醫

光綱還矢

調伊企儼，為人勇烈，欽明帝時，副紀男麻呂征新羅，軍敗所執，虜拔刀逼，曰：汝須言日本之將，餒吾醫肉。伊企儼大呼曰：新羅王餒吾醫肉，王大怒，益加侵辱，辭色不變，竟見殺。

藤原光綱，伊賀判官光季子也。承久初，源實朝遭害。



北條義時虞京師有變以光季爲警固大江親廣爲守護三年後烏羽上皇將討北條氏召親廣要盟又召光季光季不往從者多逃留者纔十七人光綱時年十七光季曰汝尚幼弱宜投託所親光綱曰大人死節兒何忍去光季明且閉京極二門開高辻二門以待官軍來攻乃射却之佐々木高重繼至光綱謂曰初君加我冠約爲子壻今將死敢還所賜矢射之中胸

宗盛偷生

恒良取死

平宗盛太政大臣清盛子也檀浦之敗平將皆死宗

盛與子清宗彷徨舟中東兵擠之於海父子善泗縱橫浮游東兵鈎而捉之送于京師後入鎌倉賴朝垂簾見之使比企能員傳命宗盛曰若得宥一死則當出家事佛耳賴朝不忍致刑欲其自裁居魚俎上加之以刃宗盛不之悟遂命殺之初宗盛之被擒入京也觀者喧擾有厲數人一人曰所謂厲憐王也一人曰何曰是平宗第一人位高望重而一家自殺獨不能死偷生就囚其醜之甚不若吾輩也傍人驚歎曰心智誠不由形醜也厲曰病者命也賢者不免吾心豈與形醜乎



皇太子恒良後醍醐帝子也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  
 延元元年帝還京都使恒良經略北國新田義貞總  
 軍事共據金崎城會尊氏及城陷被執與弟成良共  
 幽一室三年直義命粟飯原氏光酖焉氏光齋藥謂  
 曰幽居鬱陶恐生病直義使臣獻藥留一裹而還成  
 良曰未病進藥是愛我也豈有愛人而幽閉一室者  
 乎是必毒也將擲之庭恒良曰彼慘虐為性縱不飲  
 此無免死之理取而飲無幾皆薨

生西火牛

賀陽木童

北條朝時陸奧守義時子也膂力邁人承久三年將

兵四萬餘騎出北陸道犯京師進抵越後越中界地  
 勢險隘負巖臨海僅容單騎官軍宮崎定範據之分  
 兵設弩東軍不能進朝時收牛七八十頭乘夜束薪  
 其背放火追之牛怒奔突官軍官軍大駭以為敵至  
 連擊皆發軍得因過焉晚年薙髮法名生西  
 親王賀陽桓武帝子也王有意匠嘗創京極寺于京  
 師會大旱鴨河水竭寺田殆涸王製木童子設機置  
 于田中長可四尺兩手捧器盛水於器中則上洒童  
 顏觀者喜之爭而灌水於其器遂得不涸

廣有射鵠

直貞殺熊



隱岐廣有，左大臣道平之人也。善射，建武元年，有異鳥鳴于紫宸殿上，其聲曰伊津麻氏。帝惡之，公卿相議，依堀河近衛二朝之例，選源氏善射者，無有也。廣求諸氏，廣有應選。帝及侍臣莅觀之。時八月十七夜，鳥飛翔殿上，有黑氣從焉。注矢將發，乃止。去鏃，又注伺鳥鳴，發旋轉下墜，翅如車輪，衛士手松明觀之，人首蛇身，勾觜利距，翼廣一丈六尺，衆咸歎賞焉。帝問曰：汝去鏃何？曰：箭集殿頭，是不祥也，故謹却鏃。爾帝益歎異，立授從五位下，賜食邑。平直貞者，武藏人也，其邑有猛熊，多害人。直貞少有

勇氣，射中熊，熊負矢來向，拔刀斬之。鄉人大喜之，以爲黨長。於是，以熊谷爲地名，且以爲氏。直貞年十八而卒。子曰直實，卽次郎也。

朝親長面

時棟重瞳

朝親爲史大夫，少時作文章，生以面甚長，人呼曰長面進士。一日，借人車乘，車小屋低，車內脫帽，手之。逢丞相遽下，將拜而忘脫帽，肅然露頂，俯伏路側。公車前驅，莫不解頤者。

大江時棟，文章博士，匡衡義子也。不詳何人子，幼而穎敏，有重瞳子，攝政道長路見一童子行且讀書，儀



相不凡，心奇之，取而歸家，令匡衡養之，才學日進，博通經史，仕至國守。

景季約纜

義經取弓

柁原景季，平三景時子也，善騎射，工和歌，宇治川之役，以賴朝所賜之磨墨，與佐々木高綱爭先登，將濟，景季差先，高綱從後，給曰：子馬纜慢矣。景季止馬約之，高綱以間前，亂流先濟，一谷之役，與父及諸弟，向城東門，城兵圍擊，景時力戰而退，景季深入不退，景時勒兵復入，大呼奮擊，無敢近者，與景季值，收兵俱還，世謂之柁原二度驅，其時景季插梅於箴以表，與

敵八人戰，花盡飛散，諸平公子望見，稱其風流。源義經，左馬頭義朝子也，爲人美而短小，神彩秀發，趨捷軼人，幼居鞍馬寺，閱諸家系譜，慨然歎曰：我世將種，覆墜至此，豈可不殲平族，雪父祖之恥耶？於是晝讀書，夜學劍法，遂逃，出依藤原秀衡于陸奥，自加冠，名曰義經，時年十六，兄賴朝舉義，義經赴之，屋島之役，平軍叢射，我兵奮戰，義經遺弓于波上，俯欲取之，敵兵爭以鐵搭鉤其胄，義經舉刀扞之，鞭取其弓，從士呼曰：舍不聽，終取之還，從士曰：君何輕身重弓也？曰：使吾弓如叔父鎮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



敵笑爾

維茂水禽

義家野雁

平維茂鎮守府將軍繁盛子也。少有勇略。伯父貞盛養為子。行居十五。故曰餘五。從貞盛在陸奧。時藤原諸任與維茂有隙。既而諸任來襲。維茂夜聞水禽驚急起。警兵見卒僅二十人。力戰及曉。士卒皆傷死。潛匿荏葦間。諸任謂維茂既死。大悅而去。平氏之人聞變至者數十人。維茂大呼曰。我不死。汝等無憂。乃急追之。士卒皆奮躍而從。遂斬諸任。自是威名大著。後拜鎮守府將軍。

源義家伊豫守賴義子也。初賴義夢八幡神賜劍。既而生義家。賴義悅曰。此兒必大興我家。年甫七歲。加元服於石清水神社。號八幡太郎。為人勇武明決。最妙騎射。永承中。從父征奧。後過藤原賴通第。話及戰事。大江匡房在別室。曰。惜哉。好男子。未知兵法。時安倍宗任從。愠告義家曰。其或然。見出禮之。就學焉。寬治中。復征奧。方攻金澤。行望雁陣亂。令兵搜索。果獲伏兵。謂眾曰。兵法云。鳥亂者伏也。我不學則殆矣。遂攻拔之。

師直淫虐

和田輕慢



高師直其先曰峰緒承和中賜高階姓九世孫惟直去階字單稱高世仕足利氏元弘初尊氏起兵從滅六波羅以功爲武藏守威權無比性驕淫奢侈擅張兇威大營第宅尤極壯麗略諸王公卿子女分匿數所每夜就淫京師爲之語曰執事巡宮無神不享鹽冶高貞妻有姿色百計調之不聽乃欲陷高貞以奪其妻遂誣其反其淫虐率此類也

和田義盛三浦義宗子也居和田因氏焉爲人豪邁多力善射及賴朝軍于石橋與叔父義澄赴之途聞其敗乘夜走安房海上遇賴朝相見懼甚義盛曰諺

云欲食者先器嚮藤原忠清爲侍所別當八州人士群集其門臣意欲之君得意之日臣願補此職及東國漸平遂補侍所別當後又請上總國司實朝猶豫不決再裁書就大江廣元請之詞甚激烈實朝曰我有所思姑俟之三年不果使子義直謂廣元曰宿望旣絕請還前書廣元以告實朝怒其輕慢措而不論義盛嘗怨北條義時恃權蔑視故舊於是遂攻幕府圍義時廣元第軍敗闔族死亡義盛晝着紅纓乘驪馬夜着白纓乘白馬英氣勃々無敢當者

崇德屢夢

仁賢善諫



崇德天皇諱顯仁、鳥羽帝子也。年五歲卽位。關白左大臣忠通攝政。皇曾祖白河法皇聽政。院中稱曰本院。稱鳥羽帝。曰新院。新院寵姬美福門院生體仁。新院命帝爲嗣。永治元年八月。新院薙髮。曰法皇。十二月。法皇使帝傳位於皇大弟。帝雅無去位之志。駭曰。明日審議當否。奉書法皇。中使相踵不聽。薄暮始傳璽。自是二宮不協。於是上皇與左大臣賴長謀徵兵。旣而軍敗。上皇薙髮。至仁和寺。帝遣式部大輔源重成守使檢非違使平實俊。幽重仁於東洞院。遂徙上皇於讚岐。使人檢上皇書庫。有一匣封騰甚牢。發視

之乃感夢記也。屢夢重祚。每夢必禱焉。八月抵讚岐。松山切齒瞋目。慘悴骨立。居常忿々。長寬二年崩。世稱讚岐院。後追謚曰崇德天皇。仁賢天皇諱大脚。顯宗帝母兄也。年四十卽位。性謙恕。溫慈聰敏多識。官稱其職。海內無事。民安其業。戶口滋殖。初顯宗帝深怨雄略帝殺父。欲壞其陵。諫曰。雄略君臨天下。四夷欣仰。我父雖爲皇子。人臣也。尊卑分定。禮固不讐君上。且我兄弟得極富貴。賴蒙清寧。殊恩雄略帝卽其父也。而今毀陵報怨。豈非倒行逆施乎。顯宗帝乃悟。時稱其善諫。



希世震死

廣嗣世患

平希世親王本康子也。延長八年，城南民請決神泉苑池，溉田聽之。是日烈風雷雨，希世震死于清涼殿。嘗與左大臣時平誣構管公，世傳希世之震死，管公之祟也。

藤原廣嗣，式部卿宇合子也。生而魁偉，頭上肉角數寸，博覽典籍，兼通佛教，武藝絕倫，練習兵法。其餘天文陰陽之書，管弦歌舞之伎，咸究精微，以才能稱。天平中，叙從五位下，爲大養德守，遷太宰少貳。時吉備真備研數術數，見廣嗣，謂人曰：此人必爲世患。後遂

反，果如其言。

氏範奪斧

山田叩扉

赤松氏範，播磨守護則村子也。勇悍多力，父沒與諸兄不睦，因歸順。正平八年，從藤原隆俊破足利義詮于京師，追至北白河。長山賴基緩轡徐走，氏範追及，賴基旋馬斧搃氏範，氏範側身，挾斷其柯，奪之，奮擊殺傷甚多。

山田重忠，泉太郎重滿子也。世居美濃，上皇之討北條氏，重忠與藤原秀澄守洲股，東兵破大炊渡，諸將崩潰，重忠慷慨曰：安有受征討之命，不發一矢而遁。



歸者乎，率九十餘騎陣岸上，與泰時戰，強弓叢射，敵兵披靡，聞官軍防，宇治勢多，又率山徒二千餘騎，赴勢多，與時房戰，及王師敗績，重忠同諸將引兵而還，上皇戒門者不納，曰：「任汝所之。」重忠叩扉大詬，曰：「噫，爲懦主所誤，馳入嵯峨山，敵兵來逼，遂自殺。」

光季守節

高綱見機

藤原光季，左衛門尉朝光子也，承久初，源實朝遭害，北條義時以光季爲警固，三年後，鳥羽上皇將討北條氏，召光季對，曰：「承命赴敵，臣之分也。」入宮闕，非臣所知也。從者勸走，光季曰：「吾鎮於此，以備非常禍發。」

而逃，何以自贖，與生而遺汗辱，寧死以明無貳守節戰死。

佐々木高綱，源三秀義第三子也。元曆三年，討義仲，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池月最絕，弟範賴，柁原景季懇乞不與，而私賜高綱。高綱歡喜拜舞，誓先登行。及大軍于浮島原，使卒數人牽池月，景季望見，大愠，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按刀要之于路，曰：「是公之所賜乎？」高綱哂曰：「否，吾遠從近江來，馬病無副，欲就公，廐借聞，公以磨墨賜子，池月則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我乎？然君事方急。」



不遑顧慮遂貸廐人竊之後有責問子幸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俱與進遂先登亂平之後恩賚不如所約且見愛幸景時之甚嘆曰弓藏之禍不可測也見機而作薙髮隱于高野山

王仁國秀

成信日輝

王仁百濟人其祖曰狗狗先曰鸞出自漢高祖王仁博通經籍應神帝十五年百濟使阿直岐來貢良馬帝即命之養馬阿直岐能通經傳帝嘗問曰汝國博士有賢於汝者乎對曰有王仁者是國之秀也乃遣使徵之王仁來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於是使皇

太子從學仁能通和語仁德帝就位作和歌賀之曰難波津爾咲也此花冬籠今乎春邊登咲也此花世與陸奧采女安積山歌並稱為和歌父母焉源成信親王致平子也仕一條帝至從四位上左近衛中將與少將藤原重家友善並美姿儀時人呼曰日輝中將光少將

道長踏面

教通拂衣

藤原道長關白兼家子也性豪爽少負氣兼家歆羨從姪公任爲人激勵諸子曰兒輩欲履斯人影猶且可得乎兄皆不對道長獨進曰影不可踏面或可踏



相者嘗見之曰斯人有貴表如虎子度山凡典樞機三十餘年女爲三朝后子爲攝關政柄歸己黜陟任心晚年創法成寺於京極世稱法成寺攝政又曰御堂殿外戚之盛古今無比云

藤原教通關白道長子也治曆四年代兄賴通爲關白時禁國司再任教通請再任如故帝震怒曰攝關之可憚者惟國外祖而已峻拒其奏教通艱然拂衣而起大呼曰藤原氏卿相悉罷春日神威今日盡矣於是諸藤咸隨而出帝不得已許之薨年八十贈正一位

香蚊抱頭

千任縮足

難波日香蚊仕皇子大艸香安康帝信根使主之讒殺皇子日香蚊抱其頭二子各持一足而呼曰天乎吾主無罪父子三人生事之不忍使無使令於地下卽自刎衆爲流涕雄略帝十四年根使主事發覺伏誅勅求日香蚊後賜姓大艸香部王

千任丸清原家衡之人也源義家圍金澤柵時登城樓罵曰汝父爲安倍貞任所困奉名簿於故將軍請救賴其力以獲殲賊汝我家臣僕耳今忘恩背本天譴焉道義家怒二衡敗後購求千任命斷其舌縛繫



樹枝使履武衡首千任努力縮足執殫足始下云

廣常據鞍 朝雅納局

平廣常上總之人也保平之亂屬源義朝賴朝將起兵遣安達盛長傳檄廣常持兩端既而石橋軍敗走赴上總廣常率兵往會于隅田川遂傾心事之素多畜兵馬恃功驕恣三浦義澄享賴朝于三浦廣常來會望賴朝駕據鞍長揖佐原十郎勸之下馬廣常曰八幡公以來未咎之遂不肯下自是驕恣益甚後命挖原景時斬之嘗納甲一領於上總一宮至是神官來告賴朝意其有異披見中有一封書皆為賴朝所

志遂功成之語也於是始知其寃

平賀朝雅武藏守義信子也為北條時政女壻嘗與畠山重保飲因事爭鬪惡之於妻母牧氏牧氏與時政謀殺重忠父子遂欲弑實朝立朝雅事發覺實朝幽時政于伊豆使將士討朝雅朝雅時在後鳥羽上皇宮圍棋其奴來告急毫無遽色復坐歛子納局徐奏曰關東使至誅臣無所遁請退朝後藤基清佐々木廣綱等來圍朝雅戰敗走松坂中矢死

賴信宥盜 成經理獄

源賴信鎮守府將軍滿仲子也為人剛果明決練達



兵法與兄賴光齊名，又與藤原保昌、平維衡、平致賴並以驍勇稱，世號四天王。而賴信爲之稱首。長元中討平忠常於下總，有功，初爲上總介。藤原親孝從就國，縛盜於家，盜脫枷鎖遁出，劫其兒爲質，擬刃於胸。親孝不知所爲，走告賴信。賴信咲曰：「勇者臨事，不顧妻子，汝何不擒之？」乃往，盜不敢仰見，叱曰：「汝欲殺此兒乎？將活汝命乎？」盜對曰：「我豈殺之，但爲活命之計耳。」賴信曰：「速放之，我不殺汝。」盜懾伏從之，命曳出盜。親孝請斬之，不許，曰：「彼窮爲盜，貪生劫兒，不忍深罪也。且我與彼約，豈可食言哉？」

源經成，備前守長經子也。永承中爲參議，檢非違使，別當行法，猛酷，將有大赦，前日手斬海賊三人。時云賊遇經成，大赦促刑，左獄火請縱囚徒。經成曰：「此徒犯禁被繫，今遇天刑，固其所也。」既而火熾，痛號焚死。康平中，中納言闕，禱補於石清水廟，祝問功勞，曰：「我理刑獄多，殺囚徒，祝曰：『神誓禁殺，如是恐難言。』經成曰：『神誓我固識之，然誓末云爲國除惡，非此限也。』祝不能答，果爲權中納言。

保忠炙餅

宣時秉燭

藤原保忠，左大臣時平子也。承平中兼右近衛大將。



性慈惠，冬月入朝，懷炙餅，以自煖，冷則分與從者，率以爲常，世稱賢人大將。

北條宣時，武藏守朝時子也。任陸奧守，老後語人曰：昔者相州一夕見邀，曰：旣夜，不必裝束，願疾見臨，乃着故直垂，至則相州自挈酒出，曰：偶有此物，不可獨酌，聊復迎子，憾無下物。厨下或有餘食，然已人定，余乃秉燭入厨，徧索無肴，僅見庋中有餘豉，試持來。相州曰：是亦足矣。暢然對酌，遂至歡醉。

秋津舞蹈

周光扶升

宗岡秋津，文室大原子也。天長中，累進參議左大辨。

甚有聲譽，又達武技，但有酒癖，嘗應試登第，上恤其頽齡，特詔褒之。秋津拜恩，舞蹈不堪，感戴歸行，狂歌到建禮門，忽得句，揚聲高誦，曰：今宵奉詔歡無極，建禮門前舞蹈人，衛士叱之，應曰：新進士某，衛士曰：此是禁門也，秋津始悟，反走上，聞愈憐之。

藤原周光，式部大輔敦基子也。仕爲大監物，叙從六位，以詩學生，與宴年已八十，不能升階。大藏卿長成春宮，大進朝方爲其弟子，前後扶升，時以爲榮，後倦微官，寄志肥遯，作詩自慰，其詩曰：閑適由來最所甘，松房寂處接玄談，午茶散悶功猶少，宿釀破愁醉半



皇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文時  
酣素意久，棲幽谷，月白頭將入，舊山嵐我斯倦道，一居士官學無成，愈可慙。

文時一等

弘高五層

管原文時，右大辨高規子也。文才博洽，名聲震當時。天曆帝召文臣論文，自以爲勝於文時。嘗以宮鶯囀曉光爲題，帝作先成云：露濃緩語，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自以爲壓卷。旣而文時作出，曰：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裡音帝悵然，謂不可及。因命評御製，曰：聖作神妙，臣等何及。帝又問優劣何如，勿有所隱。文時曰：臣詩實犯帝座，升一等，乃逃。帝愈感賞。

巨勢弘高，金岡曾孫也。亦善畫，金岡畫山，至十五層，遠近濃淡，皆極其態。弘高不能過五層，臨下筆，先起粉本，有布置點綴未安者，思索通宵，而後始施采，其用心如此。

鳥部搖竹

阿新滅燈

捕鳥部萬者，物部守屋資人也。在難波，聞大連及難單騎夜遁，匿河內山中。蘇我馬子遣兵索之，走入深篁，繫繩竹末而搖曳之。衆意有伏，不敢逼近，乃逸去。有一人伏溪口者，射之中膝，追者亦及，隔水而射，飛矢如蝗，輪刀大呼，奮擊殺三十餘人，竟自刎而死。梟



首於市夜大雨疾雷狂風其家所畜白狗竊銜其首至有間名跑古塚埋之自斃其側

藤原邦光小字阿新權中納言資朝子也元享三年北條高時流資朝于佐渡使本間山城守幽之元德二年命殺之邦光時年十三聞父將殺請母往見母止之固請再三乃出洛至佐渡使一老僧告本間氏苦請一見其父一夕風雨晦冥邦光入其室此夜本間在外族子三郎獨卧是則親殺父者窺視室中明燈耿々傍無侍人時有飛蛾焉群集紙窓以唾破之蛾入燈滅排障直進舉足蹴枕三郎驚覺刺殺之走

匿竹叢直士遍索邦光欲自殺自謂徒死無益乃亡出有湟廣三丈許傍多吳竹攀之竹隨低得達前岸遂歸京師

公任新月

近衛厚冰

藤原公任關白賴忠子也為人聰敏才兼和漢尤長和歌其餘曲藝靡不畢綜攝政道長遊于大井川詩歌管絃各異其舟陪遊諸卿各隨其能分載道長謂曰足下多能將駕何舟曰請乘和歌舟嘗有人難曰新月盍謂月初曰三五夜中新月色何必初月又嘗撰歌仙三十六人秀歌各一首左右相配至今傳世



又撰和漢朗詠集

近衛藤原伊平女也少在文應后宮宮中呼曰近衛自幼聰敏長以詩歌稱不嫁不仕年三十爲尼九歲時在父前與諸兄題池冰作歌諸兄皆以薄冰立辭近衛意謂同則不奇獨言厚冰伊平看笑曰此兒必爲作者

直幹申文

俊憲作序

橘直幹長門守長盛子也對策及策任大內記爲大學頭嘗作申文使小野道風書天曆帝以多陳沈滯之意不悅後禁省火上避幸中院侍臣出寶器上不

問他直云直幹申文無恙耶時人榮之

藤原俊憲文章博士實兼子也官至少納言博學無所不通保元帝時作內宴序以稿視父粗看一過便云期已促矣宜速上徐閱一再而後起實兼目送曰是乃渠勝我處

基實妙年

時村遐舉

藤原基實關白忠通子也二條帝卽位爲關白時年十六妙年榮進古今無比永萬二年薨年二十四贈正一位太政大臣世稱六條或稱中殿爲人白皙豐肥善書頗有乃父之風



北條時村相模守時房子也承久二年俄為僧改名行念其舉倉卒人皆恠之弟資時亦同道改名真照兄弟共善和歌遜史贊曰武氏盜唐攸緒遐舉今也時村果奈何

賢子袂衣

紫女源語

賢子右衛門權佐宣孝女也嫁太宰大貳高階成文號大貳三位為後一條帝乳母有才學著袂衣物語與源氏物語軒輊世謂不辱所生紫式部越前守藤原為時女也資性敏慧幼時聞人讀書皆能諳記為時常曰恨不使汝為男長嫁藤原

宣孝生女賢子宣孝卒獨與女居吟咏自娛時中宮彰子好文辭擇婦人有才華者式部與焉后欲讀白氏文集授之樂府二卷且為著源氏物語記醍醐朱雀村上三朝事蹟架空憑虛度越古今一條帝曰可謂熟日本紀者也人呼曰日本紀局

顯輔領袖

覺舜機杼

藤原顯輔修理大夫顯季子也歷任參議叙正三位兼左京大夫善和歌為一時領袖奉崇德帝勅撰詞華集

藤原基俊右大臣俊家子也有文才善和歌時源俊



賴以和歌名，不欲立其下，自出機杼，別為一家。每和歌會為判者，然為人簡傲，蔑視當世，削髮稱覺舜僧。琳賢者竊抄後選集中歌二十首，給曰：或人為歌合，請君質正。基俊恣訾譏，出語人曰：彼人優於古人，點竄勅撰，其黨從而和之。

武能反取

時光止還

伶工武能與時光同時後生，意不相下。時相公命為時光弟子，乃不得已，具名譜詣其家曰：相公命我使受君教，曰：何受？曰：大食入調。時光勃然指其幼兒云：茲此兒長傳此。武能曰：賢子長成不知何年，反取名

譜去。笛有黃鐘入調，時光深秘不傳。大納言藤原宗俊從受諸曲，若請秘曲，累年時光善其篤好，欲傳猶復不果。一夕風雨晦冥，忽來云：今夕密傳，要當避人耳。二人着雨衣到大極殿後，影跡曠絕，暗雨甚鳴，時光猶恐有聽者，發燭搜過，果見若篋笠動狀，索之，即武能也。時光曰：余慮此爾，遂止而還。

淺原犯關

安倍閉關

淺原為賴，甲斐人也，軀幹長偉，有膂力，性素無賴，不事產業，招結徒眾為群盜，民間苦之。正德三年，至京師，夜與其二子披甲騎馬，馳入禁門，帝女裝避之，中



宮東宮亦潛逃，出宿直，武士迎戰，為賴力屈，與二子上紫宸殿，屠腹死，執合三屍，送六波羅。

安倍賴時，陸奧大掾忠良子也，藉父祖之業，勢益强大，為六郡首長，國守不能制，永承中，藤原登任擊之，大敗，朝廷以源賴義為鎮守府將軍討之，會有大赦，許賴時自新，大喜罷兵，賴義任終歸國府，權守藤原說貞子，光貞元貞從賴義宿阿久利川，有人劫其營，殺傷人馬，賴義召光貞問對曰，賴時長男貞任嘗欲聘我妹，不許，意彼所為也，賴義令收貞任，賴時怒曰，人之在世，誰不念妻子，我子雖不才，何忍坐視其死。

乎，我衆固足拒戰，不如閉關俟其來攻，戰若不利，闔族齊死，亦無所憾，閉關復反。

登蓮衝雨 能因曬顏

僧登蓮不知何許人也，嘗衆人會談，及一秘事，或曰某許，道人知此時，蓮在座起求雨具，人問何之，曰欲聞秘事爾，皆曰方雨何乃太急，曰命理忽諸不可少止，因衝雨行。

僧能因，左大臣諸兄十世孫，遠江守忠望子也，初為文章生，有學才，後棄官為僧，性嗜和歌，偶作白河秋風之詠，自謂絕佳，而恨其不實，乃為遊東與者，匿半



皇朝詩林 卷五 山一 山一 山一  
歲常出後園曬顏風日假作旅瘁之狀而出示人云  
過白河關所詠聞者更生興象嘗與藤原兼房同車  
至三條東洞院忽下步里許兼房怪問曰今所過伊  
勢夫人舊跡爾隔世雖邀庭松尚存名流所居奈何  
可乘過哉待樹梢不見而後載

越前額面

備後眉間

越前者佛工雲慶女也備後者醫師時成女也爲順  
德大后宮人每以辯給相調共恥父業越前額面偶  
生小瘡示備後曰此疾患非阿姑無應知者備後卽  
看曰正嵌眉間非我所知

國清狐皮

賴貞船路

畠山國清尾張守國家子也好着狐皮蔽腰時人作  
狐媚歌譏之兒女從和之因是懼遇禍潛還鎌倉後  
憑楠正儀歸順朝議不許遂竄和城之間餓死  
源賴貞多田滿仲子也爲大和守性有暴怒之累源  
道濟目作船路君謂常日和氣欣適可愛風波一起  
暴猝可畏

鞠繪拗首

伊賀折樹

鞠繪權頭兼遠女爲木曾義仲妾勇武善戰別將一  
隊北國之戰所嚮皆勝及敗義仲騎從者僅十三人



尚在其中、東兵尾擊、秩父重忠、執甲、左袖勢已急矣、鞭數四、馬逸袖斷、及至四條磧、從騎止、七人、達江人、內田家吉、力兼六十人、馬上披之、即拗斷其首、持視、義仲憫然、曰、可惜矣、是子美且壯、名蓋八州、今爲女子所獲、命也、我亦不知死誰手、異日人將謂義仲臨死、猶携女子、汝自此去、後爲尼居、越後友松云、伊賀局、篠塚伊賀守女也、勇壯有父風、事新待賢門院、貞和五年、高師直犯吉野、帝幸賀名生門院、從後宮數人、至吉野川、橋板半斷、乃折巨樹、接以濟之、及敵退、命多力者、使試折之、不能而止、後嫁楠正儀、

博雅好事

蟬丸隱趣

源博雅、親王克明子也、蟬丸者、初爲親王、敦實雜色、後隱、栖于逢坂、博雅好音樂、琴笛琵琶、筆、皆極其妙、蟬丸亦妙於琵琶、流水、啄木、二曲、秘不常彈、博雅恨未得其曲、且憂蟬丸一逝、秘曲永絕、乃試造、一見、不得發言而還、爾後每夕、密往其庵側、窺聽、三年、未嘗有彈、一夜值中秋月、陰風淒、忽彈盤涉調、博雅心中悶癢、莫及秘曲、少頃罷、獨歎曰、嗚呼、無其人哉、當此寂々、誰當共靜夜思者、博雅應聲出、蟬丸感嘆、悉授秘曲、世稱博雅好事、蟬丸隱趣、嘗有盜入博雅家、



避之床下盜悉掠室中物唯留筆簪一管毫無憂色踞床吹之盜大感悉返所掠而去

乙若從容 舉周驚懼

乙若下野守義朝弟也有三弟曰龜若鶴若天王丸皆幼保元之亂義朝以詔殺乙若及諸弟鶴若謂使者曰抗鬪者當死吾儕何同科龜若曰家兄誤矣使我輩存多於數百卒也乙若從容諭諸弟曰汝輩勿復言下野守既忍於父矣何有於弟哉是無他陷清盛計中自鍛其羽翼耳事已至此不若速死以從父於地下也

大江舉周文章博士匡衡子也對策及策永延元年帝幸藤原兼家第召文人賦詩舉周作序帝稱其文擢補藏人後任和泉守在任寢疾母赤染氏禱住吉神丐以身代既而疾瘳聞之驚懼曰苟活我身而不利于親豈人子之心哉即往往吉而謝

清寧髮白 應神肉高

清寧天皇雄略帝子也生而白髮故稱白髮皇子長而有愛民之心帝特異重之即位三年遣臣連巡察諸國風俗又詔禁獻狗馬器玩在位五年崩年四十二



應神天皇仲哀帝子也。母神功皇后。帝生而臂上肉隆起如鞞狀。號曰鞞田。蓋以感母后戎裝也。時俗謂鞞爲鞞田。又稱胎中天皇。年甫三歲立爲皇太子。幼而聰達。玄監深遠。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在位四十一年。崩。年一百一十一。元明帝和銅五年。祀帝於豐前守佐郡。號八幡大神宮。清和帝創石清水社。以爲宗廟。

武則遙拜

正通遠逃

清原武則。左京權太夫基光子也。源賴義討安倍貞任。累年不克。徵兵於武則。武則率子弟萬餘人來。屬賴義大悅。以其子弟爲隊將。武則遙拜京師。誓曰。臣

率子弟應將軍命。志在立節。八幡三所照。臣丹誠所不致死力者。神明殛之。賴義用其策。取鳥海柵。悅謂曰。吾得至於此。子之力也。子視吾面目奚若也。對曰。臣爲將軍執鞭。何力之有。將軍盡忠於天子。暴露于野。十餘年。頭髮皆白。天地爲動。將士爲奮。破虜如決河。臣今視將軍髮復半黑也。卽獲貞任。則全黑矣。賴義喜。

橘正通。少納言實利子也。少志學。師事源順。與藤原在衡同入大學。情好緻密。而在衡官達。乃寄詩曰。花月一窗交昔昵。雲泥萬里眼今窮。屢數不遇。常有浮



海之情，又親王具平宅作序，有云：齡亞顏駟過三世，而猶沈恨，同伯鸞歌五噫，而將去，源爲憲在坐，謂王曰：此生有所思，正通亦悽然，墮淚，明日遂遠，逃高麗。書主究技 福依致勞

興世書主吉田麻呂子也，爲人恭謹，善修容儀，爲嵯峨帝所知賞，最善和琴，時新羅人沙良真熊者，善新羅琴，書主從習，遂究其技。

福依賣者，薩民之女也，父母老，無男子，家又窮蹙，傭力以養父母，致勞二十餘年，雖生長草野，略閑禮儀，恭敬父母，未嘗褻惰，仁壽中，賜爵三級，旌表閭門。

秀鄉識鑒

忠度風騷

藤原秀鄉，父曰村雄，驍武有策略，天慶中，聞平將門興，往見會，梳大喜，握髮出迎，心已鄙其躁而無量，既而饌至，對食，將門下箸，飯逆，污袴，且拂且食，出謂人曰：彼小豎子耳，安足與圖大事，遂與平貞盛同討之，人服其識鑒，以功授從五位下，賜功田，歷下野武藏兩國守，拜鎮守府將軍。

平忠度，刑部卿忠盛子也，膂力邁衆，善和歌，就藤原俊成學焉，壽永三年，義經襲一谷，忠度守西門，軍敗退走，岡部忠澄追及，給曰：吾東兵也，曰：帽而涅齒者，



非東兵也。忠度返鬪，搏忠澄，伏之，三刺不入。忠澄僕來救，斷其右臂。忠度自度，不可免，曰：「汝且去，我將死。」乃投之於數弓外，解帶脫甲，西向端坐，高唱佛名。忠澄斬其首，而未知其人。鐵衣中有和歌一卷，始知其名。初，忠度之赴鎮西也，聞俊成奉勅選和歌，自狐川馳返，請選自咏，因取其石鹿山櫻篇，憚朝廷不載姓名，風騷之名，因是益顯。

公教楚々

有智寂々

藤原公教，太政大臣實行子也。性勤儉，不貪榮利。少時爲四位少將，手掌薰香，持畫月扇，衣裳楚々，車從

輕鮮，每值佳夕，必託奉起居，故詣上皇及太后諸宮侍宮女伴，以佳夕，謂四位少將時。

有智子，嵯峨帝女也。爲內親王，有才學。帝幸齋院，賞花開宴，令群臣賦春日山莊詩，各探勒韻。有智子得塘光行蒼，卽賦曰：「寂々幽莊山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上大歎賞，授三品。時年十七。

經信回船

保昌吹笛

源經信，民部卿道方子也。博識多藝，特妙和歌。白河



帝幸西河，詩歌管絃，分載三船。經信未至，上頗不悅。至則舟皆已泛中流，乃跪汀曰：請回船。三船不敢擇。嘉保元年，爲太宰權帥。二年赴府，路宿筑前，筵田驛。時中秋月色清明，經信見館前，一大樹婆娑遮月，乃命伐之。終宵彈琵琶，到明而發，其風致如此。

藤原保昌，大納言元方孫。父曰致忠，爲人膽智勇決，膂力過人，兼善和歌。嘗冬夜吹笛獨行，時有巨盜袴垂者，多力善走。見保昌欲奪其衣，踵行里許，欲發而止者數。旣而抽刃，顧問其名，盜不覺屈伏，自首曰：袴垂者也。叱使從後，又吹笛徐行。及到家，取一袴與之。

曰：奴不足殺，後若乏，則來求，勿復作劫。

膳臣虎皮 盾人鐵的

膳臣巴提使者，舒明帝時人也。命使百濟，及至高麗，一夕大雪，失其幼子。戶外有虎跡，跡而至虎穴。虎張口來噬，左手執其舌，右手拔刀刺殺之，乃持其皮進獻。

盾人，宿禰者，仁德帝時人也。十二年秋七月，高麗貢鐵盾鐵的。八月朔，饗使於朝。是日集群臣及百僚，令射。諸人不徹，宿禰射之，輒貫。使者見之，畏其射之精巧，明日美盾人，賜名曰的戶田宿禰。



信連爲囚 則祐混敵

長谷部信連、右馬允爲連子也。爲人膽勇。治承四年、以仁王圖誅平氏事洩、淨海遣源兼綱、源光長等率兵圍王。第王召信連問計。答曰：事亦易計。王勿深憂。乃入後閣取婦人衣裳及笠。使王服之。乘夜出宮。王命偕行。信連曰：令奴輩蹂踐王宮。臣之所恥也。開門而待。黎明兵士馳入門內。大呼曰：王之異圖發覺。速出。信連應聲曰：汝等騎馬入王門。何其不敬之甚也。長兵衛尉在此。縱橫奮擊。無敢當者。光長兵有七郎安清者。力兼十餘人。進當之。信連釋刀。迫掖安清向

光長曰：我獲汝所養壯士。汝欲活之來救。光長懼不進。曳安清而投地。氣絕。復蘇。衆無敢近者。亂矢叢射中左股。有一人執雉刀進。欲奪之。傷右股。於是遂爲囚。

赤松則祐播磨守護則村子也。爲僧。居延曆寺。元弘亂。從親王護良走吉野。與村上義光等俱稱三傑。護良收集義徒。則祐請歸播磨。父舉義。俱守摩耶。敵兵來攻擊。破之。躡至桂河。賊兵二萬列岸陣。時雪消。水漲。躍馬將濟。則村止之。不聽。乃言曰：彼多我寡。利在急戰。單騎絕流而濟。諸軍踵之。與兄負範追走。至六



波羅西門日已暮敵兵四合兄弟撤笠號混敵敵將  
下令曰鎧馬沾濕者悉斬之兄弟大呼奮擊從騎皆  
死二人潰圍歸本軍

友則詠雁

長能惜春

紀友則宮內權少輔有友子也善和歌與貫之齊名  
寬平中禁中歌合友則爲左列賦初雁曰春霞霞而  
去志雁音能今曾鳴奈流秋霞之上耳講師方唱春  
霞之句右列笑其失時及唱下句笑者默然

藤原長能伊勢守倫寧子也善和歌與藤原實方源  
道濟等並稱藤原公任會客設惜春題時三月小盡

夜也其歌曰心憂年耳毛有哉廿日餘九日登云珥  
春能暮奴流公任難之曰春豈止三十日而盡耶長  
能深以爲慙還家發病尋卒

成務表略

崇神經綸

成務天皇景行帝子也卽位于江志賀遂都焉表略  
山河分國縣隨阡陌定邑里東西爲日縱南北爲日  
橫山陽曰影面山陰曰背面是以百姓安業天下無  
事在位六十年崩壽一百七歲

崇神天皇開化帝子也資生聰敏有雄略四年詔天  
下其略曰惟我皇祖諸天皇光臨宸極者豈爲一身



乎蓋所以司牧神人經綸天下也故世闡玄功時流  
至德今朕奉承大運愛育黎元以欲聿遵皇祖之跡  
永保無窮之祚其群卿百僚竭爾忠貞共安天下在  
位六十八年崩壽一百二十歲

皇朝蒙求卷上終

